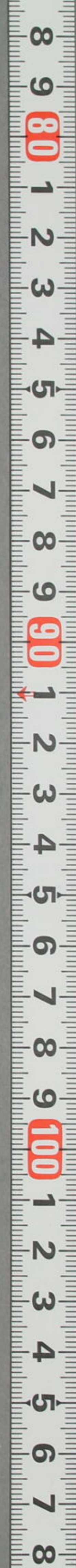




得齋詩文鈔

三尾

和16
652



長戶讓士讓著

得齋詩文鈔三卷

嘉永五年壬子季夏刊



得齋詩文抄序



詩文之於世，雖小技而能
了，亦自得，乃不能由官性
情以表決，猶墨也。若其情
而依仿，古人亦能統案，曰
者，曷足與法之哉。然士之
不與世，或細細乎，亦亦之上。

或考樂守溪山之官至趙
運固不同而取自得亦各
矣於是然之者不取山林
勢及然也亦約僅文學也
石上漢頃日藝西美乃而
結文抄本尺示且傳之序
其文暢道與余守之詩不

雅而流燕以從自以中法
出家教以山林之神是士
讓身在仕藉志存山水故
然於方今持然之主刻特
文亦多開泰應新書符法
得於善端法自好得子
頃耳特此編之藝其何自

不列言二金月
謂賦石月之閔考之公論
是男之素也士庶崇於君
狀更之門由之先推字亦
笑誘予之心長目夕文德
古娛臨而舟載之友士讓
下帷博車宿海石年四矣
考發接羅而粉自快業不

倦可長進不可涯後而今
此端之り讀考はの以之視
其才學多矣士庶畏其為此
之游德法正先而叙之今
別起然予の存歟又生存没
之符五河ぬ其故予并一云
不事也高ふ又之故そ六尋亡

見之者莫不也

素心王子孫六月下游

蒲溪林栻



目聖柳平筆書



得齋詩文鈔敘

余弱冠入昌平黌。得交天下俊髦之士。而長戶君士讓。才學文章。表表乎儕輩中。士讓不遐棄余。締交尤親。昕夕切磋。時亦取天下古今成敗得失。反覆辯論。未嘗不發憤慷慨也。數年士讓遊四方。余亦漫遊而還。受業於一齋。藤先生因登快烈林公之門。則士讓已在其門。俱入百之寮。亦復同憲切劘。心交更鞏。既而士讓業成。下

待齋詩文鈔序
惟於築地街。而余謬為師門都講。住林公邸內。是時師門老宿。先後凋謝。其存者落落如晨星。而士讓以後進之秀。往來幾無虛月。相與商確經史。縱論劇談。未嘗不與昔年同也。何其締交之愈久而愈深也。士讓詩又極富。近者抽其數百篇。釐為三卷。曰得齋詩文鈔。將以攻梓。而屬余介其首。余一讀。乃益嘉其才捷學博。駸駸乎進而不已也。昔人有言。非憤無以成其志。非志

無以洩其憤。故有志之士。必先跋涉四方。困心衡慮。勞筋骨。餓體膚。以發其憤。而壯其氣。然後學可以成焉。士讓加納人。少時登仕籍。一日慨然曰。有志之士。何以此簿書為。乃固請辭仕。負笈求師。間關於京攝勢尾之間。而後來江都。時又跋涉四方。幽邃遐僻之境。恠竒絕特之觀。志莫不探討焉。想其祁寒暑雨。困頓流離。千辛萬艱。必有不堪者矣。乃與其胸中之竒相觸。激昂

得齋詩文集序
感憤蘊蓄已久。發為文詩。則風月窈窕。霜露悽愴。憂樂愉戚。洋洋滔滔。溢於楮墨間者。不亦為宜乎。迨士讓住都。再仕藩為儒官。學益進。業益廣。挾策請教者。屢滿戶外。藻壇赤幟。屹然已樹矣。而思其所以成之者。未嘗非發憤立志。慨然跋涉四方之所致也。余亦好游者。四方山川之奇。頗搜討焉。然不能及士讓足跡之半。是其所以不能無愧於士讓也。士讓有游記數部。嘗缺

其北道遊簿。余既序之。則今日介首之屬。亦豈有可辭耶。因舉其締交之由。與其所以成業者。書之簡端。若其措辭之巧。布字之精。則曷俟余揄揚也哉。

嘉永五年歲次壬子季夏

藻海

河田興撰



荻野貫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 記, 論, 詩, 文, 通計, 五七言, 五言, 七言, 絕句, 律, 排律, 古詩, 餘, 合, 三十三, 首, 四, 百, 首.]

得齋詩文鈔目次

詩

五六七言絕句合二百三十七首

五七言律及五言排律合百四十首

五七言古詩及詩餘合三十三首

通計四百首

文

序十首

記十一首

論二首

墓銘四首

題跋雜文合九首

通計三十六首

墓銘四首

五言古詩八首

五言古詩八首

五言古詩八首

詩

得齋詩文鈔卷一

加納 長戶讓士讓 著

詩

古風二首

堂堂日出國。一姓傳百王。尊卑有定分。臣僚無覬情。乾坤占中位。玉燭自調明。布粟紛如土。人人易作生。環以大瀛海。拒絕蠻夷兵。山河鍾靈秀。風氣本淳良。古稱君子國。原識非虛名。五大洲土中。誰為兄弟行。關東開幕府。葵葉永蕃滋。深仁如雨澤。威武似熊羆。三

百列侯伯朝同隨指揮。八萬麾下士奉職各奔馳。大政
所覃被四海盡風靡。下臻飛泳類莫不浴餘熙。推原其
所自。元和神武姿。櫛風而沐雨。建此丕丕基。文孫
繼先緒。恪守不曾遺。綿綿傳國祚。福祉無休時。伊摯固
遜伏。姬且豈肩隨。仰想感何已。謳歌發所思。

本邦十一物詠次。檉字林公原押。

百卉蘇回二月風。爛然芽發滿林楓。唐山漫道吳江好。
可有春秋兩度紅。春楓

一種奇葩不易名。權稱自古漫呼櫻。欲知根性超高處。
獨向東方靈域生。櫻

井手津頭水若油。金葩滿岸弄春柔。王孫飲馬今何處。
但有黃雲落影流。山吹

不求遺粒向檐前。決起穿雲忽杳然。麥隴桑原棲止穩。
欲將何事告青天。雲雀

只訝籬根雪未融。數枝搖曳野村風。天然已具超塵態。
便是花中白兔公。卯花

鐘漏沈沈夜幾更。江村月落水鷄鳴。幽人欲作誰何問。
彷彿柴門剝啄聲。水鷄

秋草花中第一妍。早晨清露浴紅顏。爛斑欲染行人袖。
野迳遙連錦繡間。菽花

郊坳渺渺接秋空。滿路芒花一望中。作意招人多少態。宛然瑤袖動西風。尾花

嶺風吹葉落龍河。水面漂紅漠漠多。莫放行人輕試渡。錦紋分裂一條波。紅葉

海烟籠月白芦綃。千百成群數處飄。一夜嘈嘈逐潮信。忽然如近又如遙。千鳥

山巒複沓路回縈。旅客將迷遠近程。何物老禽時喚子。白雲深處兩三聲。喚子鳥

秋柳

老來猶取此情柔。舞著西風不肯休。黛盡何堪臨止水。

條殘無力繫行舟。魂消細雨長堤夕。望冷孤烟遠戍秋。苑彼于今真一夢。寒鴉叫斷故梢頭。

歸雁

年年底事背烟華。努力翻飛去路賒。片影高摩春海月。斷行遙沒暮山霞。寒來暑往長為客。地北天南不定家。寄語湘江秋色夕。扁舟相待宿蘆花。

閑中富貴次原潛玉韻

此身何更羨樞銓。主會江山別有權。養老杯樽饒美祿。傳家筆硯足良田。庭留竹影晴敷玉。窗引松聲夜奏絃。一枕猶能稱太守。撫臨槐國幾多年。

將發江都口占

清世徒過七尺軀。流年荏苒奈頭顱。中心為費般般慮。可老山林老道途。

過宮根關作

書劍飄然千里還。未知埋骨是何山。誰憐當日棄繻志。零落空過函谷關。

尾州香掛訪伊藤民卿

雲樹魂飛已十春。交情未訂舊雷陳。田園有樂憐君逸。筆硯無功笑我貧。賦命奇窮違世俗。素心乖忤恥姻親。漫然走遍東西路。更說平生向幾人。

歸鄉有感

電瞥忽忽一十霜。眼驚塵世小滄桑。金蘭簿上人多鬼。歷吊新阡淚滿裳。

將發鄉口占二首

此行自飛加二越。歷奧州而入江都。著北道游簿二卷。以紀游

迹之概。又得詩七十首。游簿既刊行。今乃鈔出詩若干首。

掃展先塋住數旬。貂裘敝盡帶緇塵。十年未遂平生志。跼踖乾坤奈此身。

東奔西走幾冬春。久慣浮萍斷梗身。負郭無田歸亦客。不妨重作遠遊人。

上內贈村瀨士錦

赭圻蒼壁鬱成環。中有騷人掩草關。日夕唯親賢聖籍。匹如蘓子在眉山。

發上內途上作

野濶天低眼界寬。涼風吹袂稻花間。遙林缺處青螺湧。是我明朝鞋底山。

飛州山路所見

白雲如縷起山根。頃刻成層一色昏。路與溪流離又合。潺湲聲裡兩三村。

高山

四塞天然險。中間一境開。市多殷富戶。山出偉雄材。積

翠連空嶺。紛紅滿陌埃。熟看風土阜。疑是蜀都來。飛州

地。四緣皆山。而中有高山。人烟繁沃。猶蜀之有成都。故云。

過少林寺橋

少林寺廢在何年。遺址茫茫墾作田。唯一橋長不壞。依然虹影俯清川。

白糸瀑

巖端直掛水晶簾。霧雨紛飛草樹沾。一境淒然難久立。更疑冰縷結人髯。

荒木川上謁河伯宮

人家錯落樹參差。灑灑鳴湍到處隨。忽得幽寒竒古境。

石欄茅棟水神祠。

藤橋架高原川。長三十六丈。濶三尺。不用一椽。與
吳船錄所載繩橋相類。險甚。余不能度。

藤橋一帶半空橫。曳曳搖風見亦驚。何用冒行拚性命。
幡然回踵就迂程。

斫石

荆榛漠漠欲齊腰。斫石疏開路一條。竟日蒙茸行不盡。
逢人但有兩三樵。

籠渡在飛越二州之界。設於牛崎河上。其制立巨
木。且以大繩。長十六七丈。盛人於藤蔓籠以駕之。

兩岸有人相汲引。使之游動往來。詳載余所著游
簿中。

竒巧載人藤蔓籠。長繩游引駕虛空。飄飄身似搏風鳥。
絕險飛過一瞬中。

富山客舍圖立山之游。主人云。此山八月以後。風
電時發。變不可測。故香火於嶽靈者。以七月中為
限。其餘則願祝要人於路。深誠濫陟。余為之惘然。
乃賦此志憾。

失却名山登陟期。還將勝具付徒為。此間情味人知否。
略似科場落第時。

富山訪加藤士武既而大野子文來會。

憶昨江都別何圖此地逢故人滄海意游子斷蓬蹤屋
引清渠水庭栽偃蓋松一樽談舊事頓緩客愁濃。

神通川浮梁

渺彼神通川回流富山郭一望無涯涘勢與海相若浮
梁百有餘櫛比相連絡鍊索結其端首尾要堅確坦然
方板上雙脚可以託涉此大川險人人忘驚愕或值霖
潦來中斷疏黃濁水退還縫合開闔從所索便哉此施
設用意信超卓不須舟楫勞何況樵杠作誰傲社征南
創議效才略千秋惠行旅其利亦浩博。

踰栗柯嶺有懷木曾宣公

栗柯之嶺何綿延劃分加越二州天群山附麗不知數
一橫一豎斷還連傍有窈然無底谷峻磴直自中天懸
一夫當路萬夫却此是人間虎豹關憶昔宣公起科野
欲殲平氏答皇宣兵威稍振旬月內著鞭最在諸源
先飛報忽達八條第攪破榮華二十年討禦初選二統
袴俄取弓刀晉管絃兩軍相逢即此地白旆紅旗紛滿
山孱羊見虎氣先奪低頭躑躅不能前况公禱勝埴生
廟精爽所注金鍊堅明神默佑人力外勝機一發如決

川宣公謁埴生八幡祠祈戰勝進願書一通數萬行兵

行齋詩文鈔卷一
一時沒坑谷皆為僵屍填。風鶴亦疑敵軍至。餘兵潰散
向京還。沿道待公爭降附。入京軍騎簇雲烟。平氏束手
無一策。闔族爭赴西海船。天顏有喜恩綸重。典廐
之官辱清班。勢如朝日從東出。噴噴英名天下傳。豈料
建儲議一梗。爾後所為皆冥頑。誤落鬼武雄猜殺。忽焉
敗滅粟津田。宣公奏請立北陸宮為太子。呼噉何前日
法皇不可公之失志由此。之恭順而後爾悖。無乃不諳朝典之故使之然。指斥其
為雖有罪。其心直贛真堪憐。倘使公能終晚節。千歲英
豪誰比肩。任意悍然伸不屈。殊勲反被衆人捐。他日鬼
武削平業。莫公餘力此之緣。一源分派榮枯異。鎌山獨

擅追捕權。可見天道好還理。彼家三世亦傾顛。况其同
氣當身滅。公目乃可瞑九泉。我昔經公殞命處。追究情
事留餘潛。今日來公策勲地。欽慕英風感慨牽。罪魁功
首一人迹。遺臭流芳千古編。為公激昂為公惜。悲風肅
殺吹人顏。六百里霜歲運迅。栗柯陵谷未全遷。當時殊
績宛在眼。恍想英魂住此間。

金澤城下作

人殷物阜小關東。大國儼然別一風。市井縱橫分局面。
城樓壯固見神工。魚鹽自擅三州利。富强須推四海雄。
憶得土師遺德遠。千秋瞻仰感何窮。

金澤訪毛受伯龜

別來容易換光陰。會晤無違慰此心。記得芹宮同學日。茶談動是到宵深。

不知親

隋岸逶迤十餘里。如屏如壁後先峙。其下正當潮汐衝。一路直通砂磧裡。若值陰風捲海瀾。騰藍沸白勢漫漫。沙路沒在深洋底。數日浸淫不敢乾。行人到此誰無懼。疾步如飛各爭路。不然瞬間分死生。父子之親不能顧。我來乃發惕然思。身體猶係父母遺。悔為千里漫遊客。况背聖言冒至危。此險久聞北人說。竊笑浮談多夫實。

即今何啻驗其真。他時思到亦慄慄。因憶紛紛行旅人。誰非父母鞠育身。緣此若能生孝感。非不知親實知親。臨危反本乃天性。竟至愛身加肅敬。果然人子皆如此。幡然將履坦途正。君子回車勝母閭。祥鸞豈向曲木居。此地獨負不祥目。為之喟然又大吁。

能生驛海望太壯

狠石峩峩莅海隈。白山祠外望雄哉。狂瀾震盪撼天地。勢挾百千雷鼓來。

桃川望佐渡於隔海

原一錄二

老奸當國勢如龍。絕海遙留玉輦蹤。昔日昇僊何處是。

接天烟浪恨重重。

詠承久時事

林泉寺拜睹上杉霜臺公遺像。遂登春日山古墟。
我來北州地。追撫杉家事。欲登春日山。先訪林泉寺。古
塑儼存霜臺真。彫劖精緻無等倫。凜然英表不可襲。電
目炯炯來射人。憶公夙歲修淨律。涵養兵機亦專壹。縱
橫竒正神理存。百伐千攻無一失。三越披靡一劍風。八
州殆入指麾中。雄威一世有誰敵。峽兵往往避其鋒。遺
法至今天下遍。兵家講述要習慣。志士誰无忻慕心。况
拜其真識其面。回踵遂到山中墟。幽蹊埋沒入榛蕪。金
湯形勝今何有。寂莫徒為狐兔居。故物唯留甃井在。鏡

光寒碧尚清泚。豈知城邑變遷餘。一水湛然長不改。低
回顧眄難為懷。感激情極生悲哀。陰風暮送颯然雨。更
疑餘叱動山來。

福島古城址

山河不改舊封疆。世運推移易主忙。為問荒川一條水。
古來看得幾興亡。

荒川古昔應化橋所架在福島傍近

長濱道中

海涯無際白茫茫。不見人烟倦路長。沒脚炎沙深一尺。
苦程何啻涉羊腸。

有間川

行齋詩文金卷一
蟹戶荒涼海驛烟。數聲螺吹集漁船。人人各自携罾去。
門外波濤便是田。

自長岡買舟下科野川
晨星歷落渺晴霄。宿霧初收兩岸遙。帆腹孕風波浪順。
載入殘夢向三條。

新瀉

漲碧氤氳萬竈烟。豪華獨擅北阨天。八千溪水歸滄海。
新瀉。八千。八十。橋梁架市廛。地有七。橋繁曲。沸樓紛不。
斷。宿檣交港蠹相連。竹枝誰繼劉郎詠。漫採風謠綴作
篇。

新瀉見卷菱湖翁。余今夏與菱湖相別於江都。不
意相逢于此。同飲市樓。

天涯邂逅見張顛。聯袂同登綺陌筵。一夕風流它日話。
合歡花下小遊仙。

寶川道中

老木棲雲白日陰。山深自是絕鳴禽。溪流一道淙淙響。
似聽咸英太古音。

望磐梯山

東天一角彩雲間。仰見丹梯百仞山。氣象儼然何所似。
端人挾笏立朝班。

東松嶺

古松如束碧森森。庇得秋陽蓋影深。好是行人休頓處。清風滿地路傍陰。

稚松城東浴天寧溫泉

靈泉一澡蕩疲瘵。竒效何唯服九還。明發好乘豪氣去。朗吟飛過數重山。

白川

秋風一夕冷征顏。迅景偏驚客路間。京洛綠陰如昨日。紛紛紅葉白川關。

旅中襍詠

原三錄一

客舍挑燈坐感眉。追思往事欲眠遲。秋風曠野孤行日。夜雨長江獨泊時。九月單衫愁露冷。十年征鬢怯霜欺。越聲莊舄無人顧。一片情懷說向誰。北游詩止此

題陳希夷長睡圖

一卧雲臺五十年。居然別占睡鄉天。紛紛世上兵戈響。不到先生耳孔邊。

有年

順風時雨遍郊吟。秋穀登場寶粒新。千里歛雲黃藹藹。萬家炊玉白勻勻。輪租不待誅求吏。賽社方饒醉飽人。閭里俄然成厚俗。爭頌餘蓄賑孤貧。

咏松

不待秦皇寵命隆。天然貴爵木中公。昂昂獨抗千秋節。檜栢低頭拜下風。

咏竹

玉立數竿幽澗濱。帶烟橫月倍精神。林下古來常主少。與君耐久有何人。

咏落花

原三十
錄二十

韶景忽忙水向東。枝頭無復了遺紅。驕蹄觀彩風中路。倦翅粘香雨後叢。孤枕酒醒春夢短。高樓燭盡夜游空。憑誰寫得綿綿恨。萬緒千端說不窮。

有脚陽春去作空。周蹄難逐八荒中。五更燈火長門雨。一縷茶烟禪榻風。流水漾愁穿巷陌。夕陽移恨上簾櫳。都將夜夜相思切。付與啼鶯滴血紅。

爛向春風彼一時。別君身世似懸旗。烏啼白日簾櫳靜。人散黃昏簪珥遺。愁縷結腸紛不解。艷容遮眼恍相隨。可憐緣薄乖初願。衰髮蕭蕭杜牧之。

寂莫繁華轉眄渝。忽忽西兔又東烏。腸雖鍊石誰無感。花與塵埃共一途。酒旆徐飄春市悄。鐘聲空度暮山孤。芳魂止竟歸何處。只有流鶯盡意呼。

江堤十里煖烟迷。千樹花飛面面齊。風意狂時隨上下。

波流回處共東西。林亭雨暗棋聲杳。野店春殘酒價低。
最是行人腸欲斷。黃陵廟古鷓鴣啼。

花事闌珊易夕曛。五分春色減三分。池中湧白魚吹雪。
空裡飄紅燕蹴雲。世上從今消畫景。人間無處不愁氛。
牋天若了平生願。勒住風光壽萬分。

東欄醉夢霎時間。九十青陽棄我還。節序往來雙轉轂。
人生歌哭一回環。游絲弄片春風慢。細草籠香夜雨閑。
自古繁華能有幾。莫將天意作深慳。

滿城愁景杜鵑天。回首春風怨淺綠。平地錦波褰可涉。
一庭紅褥藉堪眠。多情只待飄琴上。薄命尤悲墜溷邊。

此意此時誰與語。茶杯詩卷日如年。

顏色曾占絕代妍。可堪泥土浣芳銘。艷陽欺我無多日。

清賞從今又一年。萬瓦彩鱗風外寺。滿篷紅雪雨中船。

此間只合昏昏睡。翹首何邊不黯然。

幽慵何以度流年。芳意消沈事可憐。風急或交楊絮落。

雨淋纔貼薛衣鮮。虞兮有恨軍中舞。白也無醒市上眠。

商筭古今同一嘆。援毫空賦餞春篇。

人間到處總蕭然。百計無由慰眼前。好事多妨雲礙月。
良辰易失箭離弦。情如斷夢難重續。迹似寒灰不再燃。
自笑身非江上客。罵風嗔雨過年年。

夢中歡樂且休誇。老景難留下坂車。天地頓成無味節。
乾坤誰免失聲嗟。穿山旅客衣棲雪。汲澗禪僧岳泛霞。
安借魯陽戈一柄。為君麾得夕陽斜。
品紫評紅屬渺茫。三春遊戲小滄桑。仰天只嘆風心惡。
顧我同憐蝶意狂。九陌無人歌窈窕。連宵有夢遠高唐。
為君聊設平生奠。泣向階前炷瓣香。
捲盡湘簾坐夕陽。臨風小酌餞東皇。浮生觸處無諧意。
芳景消時最斷腸。燕觜爭紅春運滑。牛蹄踏紫暮堤長。
游衫未忍和灰洗。雙袖曾籠灑漱香。
花比蜉蝣命亦輕。忽為香屑自難撐。溪聲帶恨春如咽。

日色含愁晝不明。階下蟻行平涉彩。浪間魚尾盡成頽。
爾來嗟我無豪興。太似英雄腓肉生。
黯紫瘦紅到處稠。老春雖在悄於秋。悠揚有態因風起。
漂泊無踪與水流。詩伴不來僧掩寺。醉人皆去鳥窺樓。
追思一刻千金賞。月照空梢夜夜愁。
青帝回鑣不可留。盛時芳興共悠悠。人生百歲風中燭。
花命三春水上漚。紅雨有痕深巷冷。彩雲無影畫欄幽。
終天極地情難盡。卧聽金鈴響枕頭。
出門何處慰雙眸。滿面風花爛不收。玉樹歌殘陳國恨。
返魂香咽漢宮愁。群禽聚啄糝紋筵。千耦平耕雪色疇。

昨日歡游如隔世。一匝香篆掩簾鉤。

東風何事負初心。吹落紅芳蔽地深。渭水漲脂春渺渺。馬嵬埋玉晝沈沈。無情人尚彈雙淚。有術誰能繫寸陰。忍問向來歌舞處。鳥聲如哭遠空林。

乍煖乍寒晴又陰。青春告謝去駸駸。壚頭削迹豪游客。葉底停歌巧轉禽。殘景管情嫌晝永。暗愁妨睡怯宵深。慙慙休把恩讐訴。千古東風兩樣心。

發江都口占

此行游與之松島金華山而往來異途著游與志二卷又得詩六十餘首

今乃鈔出二十餘首

半肩行李發江城。遙指東甌萬里程。斗米久拋身上累。

名山將踐夢中盟。神駒伏櫪蹄長屈。野鶴辭樊翮始輕。前路願逢松島月。一槎凌浪沂空明。

木卸買舟下利根川

買艇東寧河。悠悠江路賒。解纜東南走。岸濶似無涯。汀禽驚鷓去。拍拍舞蒹葭。林巒互迎送。畫景傍人多。暝烟生遠浦。何處起漁歌。江面無所見。暮色蒼然加。忽逢急雨至。篷底避滂沱。不知其所往。一夕但從波。

舟抵神崎二首

神崎祠下小廬區。繫艇來登賣酒壚。自是江鄉多別致。數家馴養鷺鷥雛。

千年古木廟壩頭。老大何唯蔽數牛。赫赫炎陽來不透。綠陰占斷一鄉秋。

香取

朱髯漫漶古祠宮。巫史衣涼曉露中。報道新嘗祭儀近。數竿幢影一林風。

利根川新田。畫在水中。早稻皆熟。村人泛舟獲之。垂穎如雲。滿目黃。新畝畫在水中央。村人赴業舟為脚。札札鎌聲響夕陽。

潮來二首

十二橋連水竹隈。舟程盡處是潮來。誰知漠漠蒹蘆地。

中有菖蒲帶媚開。

綺樓臨水沸絃歌。是處消金別一窩。阻得行人留數日。非關江上有風波。

鹿島

松林鬱鬱鹿呦呦。滿路紛呶賽客稠。邦國古來加肅敬。此神威武照千秋。上世神威遍九垓。餘靈永救萬民災。誰知一箇祠頭石。鎮壓蜻洲大地來。

水戶城下作

累世生賢主。他邦屬望深。右文遵祖訓。崇儉淑人心。野

有桑麻富。街無鄭衛音。小儒來問俗。感觸欲沾襟。

西山觀 義公兜裘遺迹。竦然感賦。

德業烜煌一世明。決然高踏避榮名。修文偃武開邦化。釣月耕雲寄老情。宗室勲庸周召伯。親藩標準漢東平。紛紛旅客皆加敬。纔望西山下馬行。

至神岡。土人嘖嘖說平瀉之勝。乃枉路一過。果不爽所聞。賦此志喜。

常輿之間曰平瀉。地勢蜿蜒連海壁。側身劣入洞門來。中有一境通阡陌。居民大抵襍漁農。家家晒網掛籬柵。行至東南一角隅。特起樓臺待行客。前有回灣似缺開。

潮水吐吞迸紺碧。幅員所及極宏寬。帆檣來係數州船。亂松絡岸森相連。姿態橫生如陞戟。佛樓神宇棲其間。一帶鹵烟拖練白。暮景殊添一段清。明月有情來照席。銀濤萬頃坐邊生。海色玲瓏不知極。自喜在路不多程。得此恍然圖畫域。回頭世事徒紛紛。何若漫游情所適。漁艖歸來魚潑刺。且喚數杯潤喉嗑。洒然一滌修途勞。不眠遂復移更刺。由來此景天下稀。惜在遐荒人未識。醉裡題詩述其由。欲啓後來游客迹。

黑浦以東塩田相望

茫茫白鹵海灣長。中有塩田井畫場。憫殺饑丁千萬苦。

得齋詩文鈔卷一
鰲顏如漆晒秋陽。

磐城訪松本士賢

乖違已是十春秋。君在官途我薄遊。今日更從何事說。
舊思如蠟集心頭。

仙臺謁大槻平泉先生

數年湖海記芳名。仰見高標照座清。滿腹經綸皆著實。
等身述作盡純精。官攀衛率參從政。家住芹宮任育英。
堂名育英天下耆儒今有幾。逢君不覺寸心傾。

瑞鳳寺訪古梁禪師

幸是良緣到上方。逍遙參得遠公房。無窮義理談如湧。

特絕文詞筆亦香。各地難期他日會。歡情兼與別愁長。
歸來每值秋風起。悵望東天雁幾行。

過宮城野

昔年誰是築宮城。遺迹荒涼唯有名。滿野西風秋寂寞。
胡枝花老草蟲鳴。

題櫻田九德聚勝園

名豎由來罕匹儔。入門先覺此心幽。宮城野古蟲啼月。
源將營空雁叫秋。有八幡公壘址松島近連園一角。金華高插
屋東頭。喜君留客分清福。勝景殷殷聚寸眸。

千賀浦

籬笆一島最嬋媛。曾記伶家曲裡言。緬想風流源左相。摸將畫景置家園。

松島舟中

石身松髮畫中姿。幅幅蓬瀛逐棹移。妙景由來誰讚得。不須騷客費多辭。

御島

橋似彩虹通島嶼。松如青蓋亞淪漪。此中何物裝名境。唯有寧公七尺碑。

富山

松島之景在富山。我聞此語思一攀。十折九盤寧道險。

著力得陟最高巔。雲表一字大仰寺。寶地莊嚴非人窠。

小僧揖客勞遠訪。接衣迎入紫雲關。門扁紫雲關三字關外喬

木皆斬伐。無復一物礙眼前。恰逢澄霽天如拭。蒼波潏

灑浸崎灣。幾多島嶼悉現出。繡崖丹壁不知員。晴曦晃

耀射其上。霞光浮動助爛斑。譬之漢殿三千女。各出洞

闥爭花顏。又似玄圃群仙子。星冠雲佩立其班。聖者黜

者磨琢者。如蹲如坐又如騫。散為棋子聚為繭。忽而玦

斷忽環連。殊乖詭狀千萬出。盡似向我呈餘妍。世間何

樂能如此。不啻百城南面權。嗚呼二儀開判世。孰造此

境置人間。歷落布置安排妙。若倩神斧窮雕鐫。丹青縱

有摩詰技。難描全景上。縑箋文章自匪。柳州筆能記萬
一入詞篇。天下隨處名勝在。烟嵐各擅一方偏。一自杖
鞋經此境。誰張唇吻說山川。安得身生垂天翼。挾持此
景向西還。不然更學壺公術。縮取茲觀供坐邊。彼此般
般費思想。天風吹袂颯翩翩。神凝形釋倚空立。直訝羽
化去登仙。

金華山

一柱巍然鎮大東。遺基留得古琳宮。三千世界微茫外。
十二樓臺縹緲中。山帶金精長自潤。天連鵬際杳无窮。
飄飄只有凌空想。龍女祠頭萬里風。

發仙臺景田可久送至郭門外敘別

不是秦胡水隔程。臨歧何用淚雙傾。江都自有前期在。
他日將論未了情。

瀨上驛

山程北望羽州賒。古驛蕭蕭十數家。略見鄉風同嶺表。

店頭留客賣茅蝦。茅蝦見嶺表錄異

恭拜晃山 閔宮

瑞靄氛氳護 閔宮。山圍水匝地形雄。垂仁不讓周文
化。撥亂何唯藻祖功。異域聞風多貢獻。群公效節盡朝
同。從知大德膺天命。國祚綿綿豈有窮。

大堤村謁熊澤蕃山之墓

先生天質已迥異。加以學問成大器。風雲際會芳烈公。及時乃得行其志。明哲相逢曠古稀。君臣戮力秉樞機。更張藩政一歸正。蔚然治績遍黃薇。四隣聞風多做倣。往往衣被先生教。歷歷當年經國圖。條理秩然存實效。誰圖晚節牽物論。畢生功業落幽冤。寄託他藩終厥世。羈鞅留得大堤村。先生夙昔工夫素。以致良知為專務。志先經濟後文詞。何況區區守章句。學術所由別一途。淵源已異我程朱。得力由來亦在此。莫將同異蔑先儒。後生動輒加非駁。何異蚊蠱撼山嶽。若能虛懷綜遺行。

何物崛彊終不服。東游適過古河城。數里枉程問墳塋。殘碑獨立宿草底。無復一人供瓣香。忻慕高風心自醉。不覺潛焉洒雙淚。秋風颯颯動松楸。回首西山日將墜。憮然自恨我生遲。不與先生同此時。謹述哀些表寸悃。泉下之靈知不知。東游詩止此

松聲

宮商一曲入空傳。細聽非關管與絃。忽似波濤來捲地。又如環佩去朝天。山人夢斷紅塵外。野雀巢寒皎月前。最是清宵堪愛處。茗爐相和鼎吹烟。

櫻

百花業裡獨分明。何物芬菲敢抗衡。緇色深春隨晏駕。
用深草芳齡延日伴朝纓。用櫻町中肌膚賽玉温温軟。
陵事納言事

春日望富嶽

雁外新晴旭影紅。三峰映發白玲瓏。貝宮珠闕天仙宅。
總在春雲五彩中。

同一齋佐藤先生。陪冠山老侯鱣臯隱栖。分得尤

松門咫尺對西疇。招隱知君卜宅幽。水樹環園憐世遠。
園號風烟入座任人收。匏樽酒冽無辭醉。玉麈談清不
環水著愁。自是追隨參妙理。此心何啻泛虛舟。

歸仕 本藩志喜

多年棄放罪猶輕。恩聘何思再策名。不啻朝饑逢美飯。
略同枯骨得重生。甄收已被非常寵。報效須圖一片誠。
喜極還牽風樹感。令人轉憶仲由情。

題源將軍勿來關咏落花圖

白旄遙指海雲東。前後三年策偉功。片事猶颺千歲馥。
古關橫槩落花風。

荷錢

何人傾產撒池塘。買斷薰風四月涼。魚蟹定誇身世富。
鷺鷥應貼羽毛香。圓鎔殆奪官真巧。貫朽誰窺水府藏。

止竟紛敷無所用。願移負土濟流亡。

科斗

古渠春水正分形。漆黑團團幾箇星。唯怪尾長如曳帶。又驚頭大類橫丁。千群有喜連朝雨。一化無違半夜霆。上世遺文留在此。依稀欲補聖人經。

新築書事

東托西依已十年。即今初締小茅椽。窗前自植新修竹。架上先排舊蠹編。半畝猶知容膝易。一杯時寄曲肱眠。此間還愛坊廛遠。不放淫哇到耳邊。

高槐侯世子徵讓。有講書之囑。賦此以呈左右。

寒酸誰計入清評。忽接恩招意自驚。但為高明收衆聽。敢辭分寸效愚誠。五車養志常忘病。世子多病。父廢朝謁。二善修身不要名。卜得雷封親政日。亦應膏澤潤黎氓。

穀日櫪宇林公。翡翠軒席上。分賦春風扇。微和六韻。

蕩蕩旋元化。融融轉大鈞。截寒梅欲笑。吹煖柳舒顰。蝶舞當階亂。鶯歌出谷新。靄晴山現黛。冰泮水生鱗。已動紅樓帳。還揚紫陌塵。方欣播遠通。發育等堯仁。

置爐養梅二首

楮袖烟熏燠景多。間功別貯小陽和。一盆生意洋洋在。

雪虐風饕奈汝何。

愛護盆梅似子孫。數宵輸與一爐溫。春機遍動枝南北。不假東風半點恩。

畫竹二首

壁間寒玉膩於油。坐卧相看覺意幽。它日釣舟歸隱後。與君同占一溪秋。

霜銷一幅碧森森。筆下含風意匠深。展向空齋傾耳坐。如聞鳳唱與龍吟。

春烟

淡抹輕粧晴尚敷。遠看如有近如無。鶯聲不隔春將曙。

燕影才分日過晡。傍水深籠橋北寺。帶風高颺竹西壚。此中含得熙和象。添出昇平一幅圖。

陪程宇林公游谷口別墅賞海棠花分得麻。

不寒又不熱。天候弄春和。吾師試杖屨。同來賞歲華。百花開谷口。姿態各相誇。海棠尤爛熳。絳雨著嬌葩。連如錦步障。散似赤城霞。絳霰因風起。紅雲映日加。對此畫中景。豈可等閒過。詩情動胸臆。微吟手暫叉。却憶少陵老。當日避名花。我生何為者。其如僭越何。

春晚

烟籠春樹定栖鴉。昏景蒼蒼逼碧紗。仍看一方牆角白。

夕陽留影在梨花。

春牛

雨餘春草正埋蹄。睡足烟郊日欲西。一路慣歸人不管。悠悠踏過落花堤。

春睡

南華讀罷日如年。一枕逍遙任意眠。夢裡不知身是我。栩栩然為蝶舞花前。

咏菊奉祝一關侯太夫人五十誕辰

數枝霜蓋照東籬。冷艷寒香獨傲時。風度若將人世比。藐姑山頂綽然姿。

秋琴

一天灑氣入鳴琴。商律先飛指下音。松籟起空秋颯颯。溪泉咽石夜沈沈。清徽高映寒星影。素調時和別鶴吟。自是悲愁無著處。伴他閑挹古人心。

秋帘

雍熙村落歲豐天。幅幅高飄數處懸。熟眼不迷楓葉渡。舊游猶記杏花塵。何曾有手能招客。本自無聲亦喚船。為問三秋方九十。留人賺得幾閒錢。

水藩老臣藤田君樓在江澗。冬議公見臨。賜國歌一章。君賦詩謝恩。乃次其韵以贈。

一夕邀高駕。高樓洗俗魔。德同晴夜月。恩比碧洋波。百
世風雲會。千春徵角歌。噴然傳盛躅。欽慕士林多。

牛蠱行

露下深林氣淒絕。赤跣穿來足將裂。有物黝然當道橫。
咒詞先向祠前謁。三枝絳蠟頭上燃。如火炎炎煽餘烈。
狂夫心竅擬則是。蒼杉椽得五寸缺。一念所注豈無通。
樹身淋漓迸赤血。殘夜陰風吹月斜。鬢髮毛髮亂於麻。
誰知現在夜叉相。昨日芙蓉帳裡花。

李白圖

高情豈污永玉璘。疑似難明負物論。千古快心蘓玉局。

幹將大筆洗君冤。

杜甫圖

品流優入屈陶間。千古併君鼎峙傳。一片誠忠經國志。
長留光燄在詩篇。

寒村梅綻

寺北橋西路幾環。數株清絕枕溪灣。平欺積雪層冰裡。
亂插青松翠竹間。沍景籠香鶯未識。夕陽橫影雀初還。
塵襟欲續孤山詠。恐被花神笑厚顏。

盆梅

自藉栽培力。非關雨露私。衆芳猶未動。孤幹獨先知。書

愧籠香淨。吟燈弄影奇。淡交唯有汝。憐與我生期。

咏温石

一片平於掌。回春把握中。誰知膏確質。更策溫柔功。雪夜身如醉。霜晨夢欲融。若生封爵議。三品自歸公。

題美人卧病圖二首

柔紅一線枕痕新。鴛被香消委暗塵。領袖不乾長夜雨。絃歌空背百花春。環寬五指殘蔥細。黛盡雙尖老柳顰。最是關心今與昨。鶻聲喧傍翠樓頻。

綺羅憂苦有誰知。積作深痾命若絲。午日窺簾羞照影。春風拂檻怯侵肌。雙鬟綠脫雲無態。兩臉紅消玉帶疵。

身後願留墳上柳。年年情縷向郎垂。

富嶽圖

昨夜天仙此聚班。宴終皆駕鳳驂還。猶留一片瑤杯在。倒掛南箕北斗間。

奉祝仙臺宗室石川君舉男

吉卜方逢震。歡聲滿畫堂。芳蘭新拆甲。奇璞始生光。柱石門風盛。山川祖澤長。遙思英物表。誰是試惶惶。

秋元厚載春星堂席上咏隣家花分得麻

半是如雲半是霞。相簾小捲眼無遮。清香不隔踰垣至。嬌影相連跨屋斜。並境同成多日賞。一株分屬兩家花。

世間春色誰為主。笑向來賓亦自誇。

東台大慈院盛集。賞牡丹。次養玉院主韻。

滿山新綠已交加。獨駐韶光在梵家。杯酒共追方外賞。管絃寧慕世間奢。微風入座香如麝。落日穿園彩奪霞。歲歲芳筵留藻詠。毫端誰是最生花。

送山田士栗省親唐津城

旅裝辭去路悠悠。短堠長亭跨甘州。絕海波濤生枕上。連山花木映鞍頭。趨庭自敘天倫樂。列籍新逢主寵優。不似出關蘓李子。依然空著黑貂裘。

詠隣家竹

出籬修竹兩三竿。日揭簾幃坐上看。幸使吾廬長免俗。綠雲分影到檐端。

題漁樂圖

晴風吹碧水。新漲正瀾瀾。漁扉映楊柳。倒影落淪漪。罷釣暮歸去。籃底躍銀匙。家人買酒待。酣飲暢身肢。長安塵漠漠。富貴多憂危。豈若百年際。蓑笠托生涯。笑彼渭濱叟。翻榮帝者師。可憐江上鳥。千古背人飛。

山荒

官廳牒訴事紛紛。棄子拋妻日夕聞。人世若無朝夕計。如何不落虎狼群。

市廛廬井共蕭然。大半流離欲絕烟。老弱多為溝壑瘠。
徒留浮屍飽烏鳶。各國飛書告歲荒。遠阨情事最心傷。謀生路絕無人理。
道殣皆為在在糧。縣官日日賜錢糧。老稚相扶赴大倉。仰見清時饒雨露。
一垂嘉惠濟流亡。

松間月

松間獨步踏蒼苔。月照高梢雀夢回。重影滿身何所似。
夜叉蓬髮逼人來。

中秋後二夕。梅簷依田公玉壺樓席上用陳簡齋

秋夜韻同賦。

傑閣捲湘簾。無復飛蚊集。天風吹月來。清景涼如濕。百
年能幾時。鼎鼎水流急。只合攬暉游。對酒忘於邑。夜靜
桂香浮。霏霏侵席入。如坐廣寒宮。暫此脫塵繫。

踏藕

世計無安逸。深泥執業忙。一身穿坎窞。終日在池潢。久
雨愁陰潦。寒風怯夕陽。誰知漁釣外。亦托水雲鄉。

雪龕誦經圖

空山一夜雪紛紛。老衲閑繙貝葉文。戶外松杉皆變態。
但疑羣鬼繞龕聞。

雪屋求句圖

兩肩山立意如何。欲向龍公奏郢歌。一任他人疑凍死。詩家樂地此中多。

春雪用韓文公韻

白雪無雙景。陽春第一謠。韶光沈不動。寒力凜難消。皓艷欺宮額。輕姿妬楚腰。千家銀作屋。萬樹玉為條。曲巷纔分運。深溪半沒橋。飲徒情可樂。高士興將搖。瑞色連天地。歡聲湧市朝。驚危交跡走。凍雀喚群飄。遠沼開明鏡。遙岑襯素綃。眼前詩料富。佳句屬誰饒。

侍 本藩世子講筵。既而割園池所獲魚賜宴。即

賦

高明側席待微臣。案有鮮鱗寵渥新。未盡數杯身骨煖。恩輝一片藹於春。

陪藕黃林公清集。分得尤。

水曲林坳地勢幽。名園佳會絕塵休。榴紅竹綠深相映。鶯語鶻聲互欲酬。玉塵生風談娓娓。彩毫裁綺興悠悠。何人今夜窺天象。定道文星聚此樓。

題溪山春雨圖

以下三首應飯田侯世子囑

春雲如懶雨如癡。晝暗山中不記時。咫尺吟音問絕。溪橋漂去水瀟瀟。

題楠公讀讖文圖

托依虛讖亦忠純。欲鼓三軍討賊臣。嘆息南風終不競。
東魚吞海却成真。

秋夕雨晴

一天如洗滌瑠璃。風捲殘雲陣陣吹。梧葉已零宜見月。
輕陰無復碍窗枝。

將省墓美濃發江都口占

君恩收拾道途身。掃墓將酬地下親。辛苦十年纔報志。
此行初放兩眉顰。

福島訪武井禮甫

出盡岨關夕照斜。尚侵昏黑叩君家。樓收翠黛千山秀。
架插圖書數軸牙。蕎麵出甑秋味雋。草花堆案露香誇。
且緣諸君同杯酌。坐到青燈落燼加。

還鄉

不肖甫七歲。先子歸道山。狎愛覓梨栗。彷彿記音顏。同
胞唯有姊。共依阿母前。家資既盪盡。竈下欲無烟。阿母
萬勞劬。鞠養極憂煎。夜績煩織手。二兒蒙保全。姊長為
擇配。早嫁得良緣。督我無斯夕。一意執簡編。我亦知所
嚮。慈訓銘心堅。自期成立後。反哺盡甘蠲。老齡不可恃。
落日逼虞淵。我年方十六。棄我赴重泉。嗟我若為者。顧

影獨淒然。親戚多反目。孤了誰復憐。激發四方志。負笈就時賢。箕裘付一擲。萍蹤處處遷。爾來十餘歲。所執業則專。不材雖不就。師友共周旋。再仕桑梓國。况獲充儒員。自料何所得。叨居諸臣先。不有餘慶在。殆為人所捐。欲以報之德。罔極是蒼天。戊戌歲秋日。告假向鄉還。還鄉姊已歿。誰與說當年。獨來雙墓下。拜跪淚漣漣。筠筒盛新水。插得秋花鮮。薄奠從邦俗。觴俎借僧筵。所冀格先魄。孝思達微涓。秋色方慘澹。葉響西風懸。賦詩摭情愫。自擬蓼莪篇。

井上氏招飲

細細傳卮到夕曛。交情二世比蘭薰。廿年父執皆凋謝。一點殘星獨有君。

松波大本晚翠館招集

故園池擔不多時。先赴騷人雅素期。家釀香浮秋菊味。

松波氏製美酒庭松影合老龍枝。園有大松。故館號晚翠。看君

濯濯詩如玉。嘆我星星鬢作絲。幸是論交同臭味。欲將

廉澤報相知。

藤田子樂。三宅廣業。同德夫。佐藤如玉。相謀邀飲

余於如玉吟松園。

笑話紛紛酒慢巡。相逢總是彼騷人。尤思巨野地名同浮

月。又記清溪地名共下綸。容枕久馳雲樹夢。征衫暫拂道途塵。歡情未洽重催別。爭奈公程限此身。

松本侯先世治加納城時。梁田蛻巖仕為教職。不得志。去事明石侯。其宅址猶存。悵然感賦。

蛻翁居址已荒涼。傑什長傳藝苑芳。尚訝當年遺韻在。松風泉水共鏘鏘。

加納城西清村。當孔道之衝。昔有一大古松。蔭於數畝。行人佇賞。呼曰祖徠松。松本侯先世從加納移封之後。其藩宰某氏之隸川井次兵衛安重者。咏國歌一章。以述遠想之意。歌詞雋永。辱徹九重。

特加 御賞。於是祖徠松之名。一時噪于世。縉紳

諸家寄詠太多。近歲松經雷火枯死。余幼時聞諸

故老。乃今經其地。不能無感。安重國歌曰。明暮雨。奈賀米斯松乎。古鄉

乃人能往來。延。便仁曾幾久。因賦二首。

陪隸雖微藻思濃。幽懷寄向故園松。熏天炙地人何限。誰把風流徹九重。

路傍延佇撫遺蹤。數畝清陰久已空。獨有祖徠名不朽。至今猶與魯邦同。

岐阜懷古二首

岐山百仞鬱崢嶸。萬古俱高阿吉名。雲氣自留旌旆色。

江流長送鼓鼙聲。層宮有址寒飈嘯。敗堞無人蔓草生。
追撫英雄創業迹。滿襟悲激淚縱橫。右府公

阿三當日太昏朦。乃祖規模掃迹空。淺計空投奸賊餌。
驕心不諒諫臣忠。人和一失何能立。地勢雖便不足雄。

遙悼紀山秋寂寂。羈魂應泣月明中。三法師

篠山璋峰公子。出嗣同族郡上侯。後讓侍講有年。

賦此恭賀。

經筵啓沃幾冬春。諳得才華絕衆倫。騏驎初馳千里技。
棣棠重合二家親。藩垣報政應無日。廊廟抽身在若人。
等候君心能錄故。猶將寒賤掛餘脣。

題靜妓圖

舞袖淒涼玉殿中。縑絲度曲怨何窮。真心誓比芳山雪。
不許東風一夕融。

題佐佐木柁原二將菟道河爭先涉圖

鏃騎連鑣蹴碧波。二家殿最果如何。詭言賺友非真勇。
先涉由来不足多。

會津藩丹羽大夫攬勝亭十景賦其五以應需

玉立磐梯山。仰瞻春靄直。寫出大夫真。和氣溢顏色。磐梯

炙脊誰名嶺。翻於秋月宜。舉頭迎素影。涼徹粟吟肌。炙脊

嶺秋

一色連畦遠。孤村是柳原。捲簾時放眺。流翠到前軒。柳原

村連

一帶柳橋長。行人絡繹度。亦是小周疆。相逢皆讓路。柳橋

客行

富庶逐年加。人烟漲城市。想君退食餘。遠望有餘喜。城市

烟浮

臘月下旬大雪。同梅檐公和李義山喜雪十韻。

臘雪深盈尺。豐祥信可嘉。灞橋疑柳絮。庾嶺錯梅花。密灑多於雨。回飄亂似麻。玉田千畝地。銀屋滿城家。糝迳

松如顛。橫窗竹欲斜。洞天迎宦駕。宮巷報羊車。郢律誰容和。秦姝詎許誇。通衢迷四達。曲港失三巴。夜興舟湏泛。朝寒酒易賒。此時何默止。援筆頌年華。

畫鬼

平原葉盡曉霜多。巧脫孛宜一走過。今日世間陰狡態。與君相比果如何。

盆松

青針數寸已離奇。淺土留根命可知。架棟寧期他日用。拂雲空付別林枝。琴聲不颺羞風度。蓋影微敷怯月窺。只有瓶梅堪舊契。一床同逞歲寒姿。

題山水畫幅後。此卷尾州大鐘兩村所藏。密緻精巧。實為絕品。相傳王叔明所造。或然。

天外長風捲雨還。濃蛾洗出數眉山。殘雲稍洩斜陽影。映射林梢一道殷。忽見奔泉懸絕巘。霏霏珠沫灑松巔。分派縈回極姿態。巖根隱見碧潺湲。不知誰向此中住。一籬踈竹護柴關。垂白老人吟隱几。鹿窟相馴亦自然。畫史胸中貯墨海。餘瀆迸落縑素間。縮取江山一何巧。毫端闢出別區寰。嗟我十年混塵土。夢中丘壑阻登攀。偶逢圖畫捲還展。杳然相對悅心顏。世間儻有如此地。卜隣長此共清閒。琴書一擔輕裝具。何待山中故人招。

我歸來篇。

七月既望。與筱山藩金森君子勳。及池田士靖。二木士剛。澤井士美。大道寺淡齋。墨水泛舟。得十二

絕句。錄六

游驩不豫刺前期。偶爾相諧事最奇。况復納涼兼濟勝。一瓜同向水雲涯。汲取深清手自煎。舷端細細颺茶烟。灣頭幾箇傍觀客。定道舟中有玉川。維舟暫上岸東頭。亞字欄干俯碧流。盤礴解衣涼徹骨。此心何更讓公侯。

林梢一桁遠霞收。暮景蒼蒼滿目浮。波面忽明紅萬點。
星毬齊上去未舟。
依稀景物似黃州。追擬蘇公前度游。清賞原無今古異。
一江風月此宵秋。
星斗闌干夜色加。一雙歸櫓響伊鴉。多情獨有江天月。
清影依依送到家。

送田邊淇夫應嵩村侯聘赴治城

草堂燈影夜沈沈。把袂同傾十載心。今日東溟無底水。
如何及此別愁深。
新承寵命蒞邦庠。蓄富才優誰復當。知得一藩敷藻教。

願分餘化及吾鄉。岩村與我加納相接故云。

鶯出谷六韻

歲律回燕谷。韶華到洛城。趣時如有約。求友豈無情。舊
曲調猶澹。新衣刷始清。帶烟穿柳線。和雪啄梅英。雅客
吟應富。紅閨夢欲驚。上林從此去。喬木好尋盟。

和高視老臣服部君信里游郊作原三錄一

經國工夫要野謀。不唯行樂慰雙眸。笑他宣子徒酣適。
漫把青錢掛杖頭。

元祿中。赤穗侯長矩封除。本藩先世正功公。食
其後。而老臣篠原君之先世某。賜大石良雄遺第。

其厨壁有一貼紙。記曰。篤行鼓之法。必傳諸後人。且詳其調和之量。以故君家歲歲製之。至今百五十年矣。頃日。君見惠其鼓。因賦此鳴謝。所謂篤行。當時書以國字。今擇字填之。
石家當日已流亡。殘壁留傳製鼓方。豈料即今經歲月。忠臣遺味使人嘗。

首夏十三日。野田子明。大槻士廣。河田猶興。關克精。川崎叔道。來聚於草堂。

聯翩雅彥叩茅檐。記得今朝鵲語占。一社吟盟同臭味。百年浮世任涼炎。林梅有響迎風落。庭草無邊帶雨添。

醉裡笑挑剛手敵。燈前時設象棋圍。

東台豁如上。人山房招集。

滿山烟雨望蒼蒼。禪室留人話日長。習靜尤憐禽鳥近。清齋又愛筍蔬香。松枝帶露千釵濕。竹色含烟萬玉涼。兀坐渾消塵土念。恍疑身駕大慈航。

夏日即事

愛我家園與夏宜。高梧喬柳碧交枝。驕陽不及籬芭下。朝槿留花到午時。

夏夕即事

挾書終日走炎歊。薄夜歸來汗滿袍。一浴檐端迎素月。

呼杯自慰晝間勞。

主君承緒始 賜暇赴治城。恭賦長律奉送。

新膺 恩例赴州城。歷盡岨山十日程。驛路秋風吹旆影。關門夜月照驄鳴。謙虛屈已容群議。惕厲圖治體衆情。不待微臣私祝願。遙知雨露及蒼生。

咏崔賀唐澤養真翁六十初度

雪翎霞頂自昂然。長避孳矰舞九天。應報瑤池王母宴。和鳴時近畫堂前。

得齋詩文鈔卷一

得齋詩文鈔卷二

加納 長戶讓士讓 著

詩

福壽草

東皇布令物皆新。小草先承雨露仁。中德表心抽一寸。金葩占得劈頭春。

首春漫吟

繞舍禽聲響枕邊。三竿旭日上春天。門無童子携書至。添得先生滿意眠。

墨堤見花二首

鬢毛蕭颯自堪憐。更覺年年老懶牽。一事唯餘當日態。看花尚競眾人先。

百年如夢易推遷。不若歡娛慰眼前。花下一杯空萬有。此心純是小神仙。

白燕

軟羽玲瓏舞態新。前生或是趙家人。烏衣巷口寧求侶。白玉梁間可托身。睡在梨花看易失。飄追楊絮認難真。寄言清質須珍重。勿浣長安十丈塵。

白雁

素翮聯翩度遠雲。殘行曳練落長濱。蘆洲月曙聲何在。楓岸烟昏影自分。瑤瑟巧移清夜柱。銀鈎斜劃半天文。同江鷗鷺休猜忌。竟是高飛不入群。

林快烈公輓詞

夙總芹宮任。兼參幕府謨。傳家崇祿秩。易世勵廉隅。命盡乘雲去。魂飛御氣徂。應無身後慮。賢子續芳圖。

政子

菱花一面奪良婚。青鳥來通連理言。早已深窗多術數。竟教夫壻忍同根。

諸葛武侯

三顧恩深可若何。忽捐耒耜就干戈。神龍一起行甘雨。注向劉家地上多。

政理軍謀蔑以加。扶持正統帝王家。薦君徐庶知何物。不啻再生鮑叔牙。

繼華夕。海叔尚。關克精見訪。是夕風雨驟至。分韻。

同賦。

黯然雲幔闕蟾光。素約無睽聚草堂。交在文章經歲密。談兼今古與宵長。挑蔬自助厨間餼。插菊聊添座上香。幸得親朋來往熟。門庭不必極淒涼。

同前次克精韻

檐聲暫息正更闌。雲際初明月半顏。剩潦盈窪如鑿沼。殘烟籠樹欲欺山。陰晴頓變中天上。快悶平分一夜間。只合頽然同賞咏。強加溫酌駐君還。

一齋佐藤先生七十誕辰壽言

脩德須知福祚長。七旬何怪保康彊。人間流輩誰能並。天上奎星欲讓光。侯伯詣門多執贄。子孫連袂盡盈堂。尚期他歲同申伏。一片微忱侑壽觴。

冬至夕。關克精宅招集。分得冬。

面面樓臺鎖晚鐘。詩家高會隔塵蹤。長橋影俯欄前水。積雪光寒樹杪峰。曠馭纔從今日緩。歡情轉對故人濃。

歲闌休業期將近。重卜餘閑一笑逢。

同前席上秋元甲山詩先成。又次其韻。六首。錄四

之字街頭雁齒橋。曲溝通海一支遙。山光送紫當窗麗。水色拖藍映座饒。歲序崢嶸如策駟。人生危險似風潮。論心只合頽然醉。良覲由来有幾宵。

侯第巍巍枕海槁。窗簾半揭兩眸遙。風傳遠柝餘聲斷。月帶流霜素影饒。世慮全銷春峽雪。吟情更湧暮江潮。蓄懷多少傾難盡。一棹青燈耿永宵。

踐約來尋丁卯橋。境幽尤愛市聲遙。樓因爽塏瞻晞豁。人在同盟笑語饒。暮靄模糊籠凍月。嚴飈感發捲寒潮。

草廬明歲開筵約。先卜上元前後宵。

屋外行人響板橋。吟床相對足逍遙。文章舊誼憐情熟。市井甘交厭舌饒。一鼎旗槍浮碧乳。滿樽醴醕漲芳潮。近來聞說傳嘉政。不覺開眉話半宵。

讀東坡集有餽歲別歲守歲之作。與此間時俗相似。因用其韻倣之。

公侯爭餽歲。信使具正佐。奔走九街中。互自輸百貨。貧家亦相倣。所費一何大。此風遍都門。厭聞唯欲卧。豈必交誼間。金帛紛埋座。苟能表誠心。蘋繁亦不磨。世上虛儀多。無乃豪侈過。何人革斯弊。一唱要羣和。餽歲

年光太迅速。尚覺駟蹄遲。一去在何處。茫茫不可追。白
忙差可撥。聚飲樂無涯。折簡催友侶。趁此殘曆時。西隣
苦飢渴。東舍誇輕肥。究竟同一夢。勿問喜兼悲。不如即
時酒。快醉與歲辭。幸吾有如此。自忘年齒衰。別歲
今宵不敢卧。無夢到羆蛇。窗垂一面帳。寒風稍可遮。妻
兒環膝坐。舉盞意如何。滿室生春意。談笑任譁嘩。歲市
聲方歛。漸聞城鼓撾。瓶梅映殘燭。踈影上屏斜。平生思
止足。那用嘆蹉跎。優游因卒歲。此樂儘宜誇。守歲

元旦作

天迎上日便回晴。頓覺春暄特地生。仰見熙朝新政令。

海霞擎出旭輪明。

穀日陪祭酒榿宇林公宴分得灰

畫閣迎春綺宴開。東風吹渙舊悲哀。為快烈公翹塵初

祥祭後

放池邊柳。粉面全勻屋角梅。奕葉芝蘭薰藝圃。一家鸞

鵠集朝臺。趨陪不啻尋常適。屢獲新聞接耳來。

孟陬十七日。藕潢林公席上。折水生看欲到垂楊

為韻。得欲字。

高樓俯碧涯。屢到娛情足。人訂鷺鷗交。景開圖畫矚。潭
魚逐暖浮。渚鳥嬉晴浴。直訝上濠梁。洒然空衆欲。

春水生

夜來微雨潤如油。江帶殘冰鴨綠浮。漁老已知魚欲躍。
早晨携網上輕舟。

子日採松歌

斗柄東遷月孟陬。一年子日屬初頭。東風一夜送餘峭。
萬里天晴雪意收。杖屨乘茲明媚景。聯行約得舊同儔。
出城十里東郊上。曠然先得慰雙眸。東郊向日春光早。
澹澹輕烟吹煖浮。品物熙熙弄生意。燒痕嫩色一齊抽。
我來手採松秧綠。自期千歲共退休。只覺松樹負精氣。
傾瀉向我心肺流。君不聞子日之遊自千古。都鄙一樣
人所侔。昔人遺詠今尚在。誦之乃識其所由。幸今寰宇

兵塵絕。家家生息不知憂。此身同被明時澤。春嬉一日
此淹留。杳然自有浴沂想。高詠春風賡且酬。松綠滿籃
雙手重。滿襟春興又何道。却憶東郊若不有。松秧在。千
秋瑞典更採何樹游。

寄懷木曾武居文甫

原二錄一

碧山深處是君鄉。優逸遙知引興長。雙屐籬雲尋菌迳。
一蓑衝雨上魚梁。芸窗已積多年苦。藝苑堪傳奕世芳。
只愧吾生成底事。數莖虛著鬢邊霜。

首夏出遊二首

綠陰鋪地干風清。袂袖飄飄步亦輕。不厭村程迂且永。

杜鵑隨處伴人鳴。

麥田穿去又桑畦。村路交加幾度迷。忽作天涯逢友想。酒帘懸在野橋西。

六月望同柴田君磐阿清川君梧陰墨江泛舟得

六絕句

錄二

不須豪興托絃歌。好伴相携俯綠波。避得街塵紅十丈。山王廟裏賽人多。

水次高樓消夏灣。香湯一浴竟忘還。喚杯時倚檻干角。身在清涼世界間。

盆蘭

昔日誰從幽谷移。小盆長此限生涯。可憐芬馥還成累。不及蓬蒿任意滋。

建曆中和田平太胤長。獲罪北條氏。放輿之巖瀨。郡夫人某不堪思慕。追尾而來。聞其近在稻村。喜甚。出所齋之鏡。自理殘粧。忽有人告云。良人死已久矣。夫人慟哭伏地。遂抱其鏡投水以死。曰。化粧原曰鏡沼。其遺迹也。稻村有古石塔。呼曰平太佛。蓋胤長遇戮處云。頃日鏡沼人常松仲遷著磨光編一卷。表章其事迹。且遍乞海內諸家寄詠。乃賦此以贈。

蟲聲滿地有餘悲。野草茫茫白露滋。烟際遠山橫翠黛。
想君當日理粧時。化粧原
心期錯了厭殘軀。一死甘從地下夫。負烈永為千古鏡。
遺蹤應不共池枯。鏡沼
堂堂直節動山河。詬罵權奸意氣多。一片剛腸長不朽。
後身留得石頭陀。平太佛

寒菊

孤標一種避重陽。却向玄冬別逞芳。雪裏幽姿梅是伴。
月中寒影竹相將。移盆儘慰詩人眼。泛酒寧澆俗士腸。
歲晚留君高節在。肯言三迳屬荒涼。

暮春同井部香山柴田香雨陪松下珙齋公於沙
村別墅得九絕句。錄五

數家鷄犬白沙村。一閘春潮流入園。門外野桃紅照水。
恍然疑是到仙源。
結構亭臺枕水隈。海天風物望中開。倚欄先刮平生目。
雪嶽玲瓏入座來。
喜君分與好風烟。鎮日留人恣意顛。最是春妍堪愛處。
落花如錦草如茵。
餘情勃勃駐歸舟。又上江頭賣酒樓。回憶盛游今一夢。
鳳笙聲絕古揚州。

歸來尚及淺宵時。烟水依依與眼隨。要免寶山空手笑。
坐挑燈火寫新詩。

奉送祭酒林公陪大駕赴晃山

不須相送動離情。來往纔期九日程。節屬南熏心解愠。
世逢昌運道方亨。山籠瑞色迎仙駕。柳帶祥輝拂羽旌。
仰想 宮廷駿奔際。神明應鑒泮臣誠。

聚大槁淡雅蘊真堂。觀其所藏古書畫數十幅。實

清玩也。席上關克精詩先成。乃次其韻以賦。原四錄二

招得名流卜勝游。何圖我亦被君收。展來書畫皆奇品。
温似春風爽似秋。

文酒依稀河朔游。到來先覺汗珠收。黃埃漠漠衙衙上。
是處人間獨有秋。

送關克精陪侯駕赴膳所城兼省親鄉里

窗間積苦十年繁。晝錦煌煌此啓行。學守師風開盛業。
身霑主寵荷殊榮。湖山欲及中秋夕。驛路忙追亘月程。
黃髮待君應屈指。想看歡笑一家情。

花亭岡本公陞司計隊長。移住於俎槁官舍。時屬
中秋。有新居賞月之作。見贈吾師程字林子兼及
賤子輩。乃次其韻奉答二首。

俎槁官舍占宏濶。芳躅永傳應不沒。著此七句榮爵人。

盛吟相映高樓月。

事務匆忙無豫濶。思君筆硯塵將沒。題詩尚訪舊鷗盟。初信別存閑日月。

送國分士達還奧州五首三錄

孤雲落日望依依。大學何蕃束卷歸。侍養及時人世樂。和風吹滿彩斑衣。

十載交情忤未曾。談經說史罄胸膺。他年應記揚溝上。風雪同分半夜燈。

曾極人間第一游。仙舟載月醉松洲。送君長嘆風烟阻。今日空為斗米囚。

偶述

東海有逝波。西嶺無回陽。百年不暇惜。倏忽去堂堂。人生原浮寄。何異浪頭航。况其窮與達。唯合任穹蒼。我性托翺孽。興至引壺觴。自勸醒又醉。樂地此中長。如何一世人。爭趨名利場。營營又擾擾。終歲只如狂。仰俯天壤間。誰與說中腸。願伴參寥子。永老何有鄉。

穀日翡蘭軒清集。有病不能赴。入夜賦此遣悶。

風日城頭雪已融。抱疴閑卧草堂中。時思盛讌魂先往。夙失佳期憾豈窮。汀鳥有聲烟黯澹。野梅無影月朦朧。更將何物消岑寂。一穗春燈落燼紅。

咏松賀都澤翁齋水六十初度

歷盡冰霜翠愈新。亭亭修幹老龍鱗。枝棲仙雀能為友。
根產神苓更濟人。三命敢誇秦貴爵。一園還傍晉遺民。
世間群卉誰相比。獨抗高標耐永春。

夜坐對瓶中水仙花。次真光寺主至肅師韻。

翠袖黃冠不點塵。幽香脉脉坐薰人。西窗半壁孤燈影。
寫出依稀洛浦神。

安積君思順。以學問優長。大殿賜謁。實為詞林

盛事。余久辱同社之交。賦此伸賀。

姓名高掛五雲邊。力學從來不偶然。樓上見山常抗志。

君樓名曰見山燈前膝冊只窮年。終經剖析精微理。執筆回旋
造化權。舉世何人希萬一。即今君是六鰲仙。

秋元厚載席上。大槻士廣。關克精。唱和春雪詩。余

亦做賦。原四錄二

高堂近對篠標濱。雪裡瞻睇別樣新。不用扁舟乘興去。
坐來占得畫中春。

連朝大雪滿東濱。一日天晴旭影新。地上嚴凝皆渙釋。
須臾亦作藹然春。

蚊

檐端日落氣初豪。冉冉相呼聚嘯高。暮夜齊張千陣合。

黎明暫解四圍逃。樟烟借力肌纔息。蒲扇無功手亦勞。等候商飈生戶壁。驅他醜類一時鏟。

櫻井叔蘭赴上州督修堤之役賦贈。

寧辭暑雨與炎風。關左堤防意匠中。待免秋霖傷稼苦。十旬程督記君功。

仲秋初五上程口占

此行省墓鄉里遂游上國歷丹之天橋而歸得詩七十有

餘篇今乃鈔出若干首

游裝何用飾長槍。只有丁肩兩篋輕。且要飽尋山水域。迂餘捷運自由行。

熊谷堤所見

淫霖數日決溝渠。殆是居民盡作魚。驚見兩行堤柳上。餘痕猶帶白泥淤。

題新田左中將公像後

應太田人橋本某需

門闕英聲一世崇。四方仰望新田公。旗章高揭大中黑。關東豪杰悉雲從。直赴鎌山敵王胤。闔族血戰誅狡童。一舉濟事亦神速。寰區清肅殺氛空。宣王再致中興業。周家重覩太平隆。上下高枕無顧慮。不知禍敗由亨豐。深宮日夕狃驕逸。長舌如簧奪帝聰。房公一諫掛冠去。自餘紳笏皆昏蒙。一朝釁隙蕭牆起。老賊乘時犯九重。鸞輿出狩芳山曲。皇統纔保古禪宮。主辱如此臣湏

死重拋軀命就兵戎。廷議紛然多掣肘。機會一失計終窮。芳楠香菊亦萎荂。由來不競是南風。晚節誤踏北州雪。恢復不成身已終。吁戲公之志業雖不就。堂堂大節有誰同。自古觀人不在迹。莫因成敗議英雄。憶公曾拜山神廟。自祈殲賊與興宗。上有皇天下后土。豈無昭鑒諒精忠。元和神聖非別胤。芬芳歸注一源中。九泉應殺無窮怨。永揭祥輪照大東。

詣新田大光院為昭代發祥處敬賦

大光宮閣倚昭嶠。國祚綿綿亘古遙。有似周家崇后稷。非如漢胤託神堯。山松綠合祥烟集。滕稻黃垂瑞露饒。

便是聖朝基址地。使人顛若仰高標。

福島訪武居父子。禮甫文甫是夕實為中秋。月下話舊。

席上賦贈

游迹正逢三五秋。吾携明月上君樓。岨山峻極疑天近。一倍光輝是處浮。恍然身在廣寒窟。數杯清話情何竭。不辭酣醉到更深。他年難邁今宵月。

還加納宿北川氏

東關久旅思依依。一十年中兩度歸。喜有佳甥才似玉。愧無游子錦為衣。舊朋簪盍情偏淡。親戚團欒樂不違。願買城西田二頃。長緣桑梓結柴扉。

湖上雜咏六首錄三

磨針嶺上立筇枝。顧盼湖山欲去遲。斗米羈身如楚繫。
重來何日不容期。
欲覓旁岐枉路程。中心深怯鏡山名。老吾今日成何事。
唯有星星入鬢明。
隔水群山彩翠濃。風光明麗好停筇。行人底事貪程急。
日落園城寺裡鐘。

入京

萬里飄踪尚未休。老來重到帝王州。優柔人物逢相識。
明媚風光記昔游。九陌絃歌喧永夜。五雲宮闕聳高秋。

回思二十年前夢。欲向東山醉畫樓。

洛北二瀨村。謁林氏奉先堂。文敏公之始仕。食邑
於此。至今為林氏之采地。堂奉文敏公以來奕世
影像。主吏掌春秋祭祀。

先儒廟貌倚溪林。俎豆森然傳到今。門下後生來肅拜。
瓣香聊寄十年心。

游鞍馬山

不辭鞍馬遠來訪。古招提。閣宿千年火。山懸百丈梯。怪
禽啼絕谷。驚鹿走幽蹊。欲問牛郎迹。喬杉夕日西。

鴨堤晚歸

一條流水兩三橋。健竹相扶任路遙。遠寺鐘鳴不知處。暮烟如墨抹山腰。

三條栢葉亭所見

老柳驚風脫葉頻。一渠秋水碧鱗鱗。揭簾遙見東山火。知是松林護葦人。

訪梅迂春樵翁席上賦呈三首

憶曾提誘向人傾。往事回頭似隔生。藩仕數年空碌碌。即今何面更通名。乖隔于今歲十更。祖衣甘受丈人荆。何圖引入春風室。却注高情向後生。

不獨文章動帝都。老襟豪放世無如。膝前兄弟皆蘭秀。傳得家芬綽有餘。

贈牧信侯

苦學逐年聲價增。詞場誰復較才能。看君手筆揚光燄。傳得山陽一脉燈。

初見神伯友於梅迂氏遂造其廬賦贈

邂逅相逢意已傾。又敲門戶罄餘情。湖魚斫膾冰絲細。丹釀傳杯玉液清。著述常營身後業。紛華寧慕眼前榮。欽君獨負堂堂氣。不似京城軟媚生。

訪貫名海屋翁席上賦呈

詞林夙颺姓名芳。餘技丹青亦擅場。多謝曠懷無畔岸。沃將情款入人腸。

同海屋翁及池內陶所聚於烟柳平宅。烟氏先世叙法眼。京洛名家。且多貯古書畫。

勝侶追隨市隱居。座間著我補貂餘。壁懸名哲無雙筆。家貯真人禁祕書。文字締交憐志合。酒杯催興覺眉舒。馮生敢發歸歎。荷此深情海不如。

此歲日野公之東下也。辱賜謁於龍口邸館。屢冒尊嚴。以故趨走槐門。聞名於將命者。會公卧病數旬。再次上牋乞解傳奏之職。不能賜謁。特使

左右通其意。悵然私賦。

曾蒙垂顧武關東。今日無由拜下風。私忖老榮知止足。夙辭盈盛乞餘躬。

三條逆旅寓懷。用往年與關克精所唱和之韻。留滯三條第一橋。東關回首路迢遙。秋寒木葉經霜早。水滿溝渠得月饒。唯有旅愁生客枕。久無家信付江潮。悠悠心事憑誰說。空剪燈花過幾宵。

丹波道中

山路縈回降又登。雙鞋深入白雲層。數家烟火荒涼驛。留住行人賣鬼燈。

出石訪櫻井東門翁賦呈

美壁沈潛不現光。惜君修道老遐鄉。一枝鋏杖換車駟。

翁齡屆古希而益壯。六十歲時携鋏杖躋富嶽云。萬卷寶書撐肺腸。藩主虛懷

親奉教。國人熏德各知方。更看櫻老泉流澤。滋育雙蘭

似個芳。園中有佳水名櫻老泉。先儒賴春水以下。寄咏頗夥。且翁二子皆以蘭為字。故及之。

丹後天橋用三條旅詠韻三首

旅踪漂蕩到天橋。慰得多年夢寐遙。景入歌詞名特顯。

地連畿甸賞偏饒。烟間隱約千家港。海上騰驤萬馬潮。

還羨捕鯁漁艇子。居然占勝度晨宵。

便是人間烏鵲橋。水天相接入看遙。松臨碧海鱗皴古。

洲布素沙銀色饒。名利近連成相寺。艷詞長唱淚磯潮。

淚磯和泉式部所咏見松葉集。島漁時點星星火。恍訝龍燈起半宵。境有

松龍燈

喚做天橋豈是橋。松林截海一洲遙。文珠院古宸章

爛。延喜帝勅額。豐受祠荒蘚色饒。豐受祠即日落千帆迷遠

浦。烟開隻鶴沒洪潮。偉觀真箇平生最。凝立移時已薄

宵。

滇川舟中作二首

烟靄模糊兩岸村。扁舟截海向黃昏。篷窗只覺雙眸劇。

右對山崎左八幡。

長風不駭碧波恬。江上蒼蒼暮色添。烟際杳然知寶寺。
林梢才露塔頭尖。

浪華

運轉蜻洲掌上輕。猴郎伎倆有誰爭。可憐身後留豚犬。
空棄千尋金錢城。

浪華客舍

有人來說往年鹽賊之變頗詳。
蕞然小醜欲何為。妄舉還招族滅資。一笑蚍蜉徒撼樹。
黃巢本是讀書兒。

訪後藤世張

津城弛擔客思寬。訪得新盟一笑歡。滿塾呶唔聞亦樂。

無端更作我家看。

同櫻井伯蘭。邀飲筱崎小竹翁於山崎江樓。賦此
以呈。

上國詞宗逐歲稀。微君今日欲誰歸。蛟龍鬱向毫端躍。
珠玉紛從吻角飛。寒月照簾搖酒影。水風生座裊香緋。
他年此會難重邁。莫厭勾留屢挽衣。

再入京游東福寺

林楓紅染二三分。不恨經過早一旬。今日却憐游侶少。
風光專屬詠詩人。

游嵐山二首

翠檜丹楓雜色稠。嵐山染出白雲秋。晴曦映射長橋上。
五彩虹蜺落影流。

環京在在四時宜。嵐峽秋光更一奇。堰水漾紅魚欲醉。
清波蘸得萬楓枝。

發京

回望皇京立杖頻。勝遊如夢忽連旬。多情獨有東山色。
翠黛依依似送人。

登江州八幡山

乙巳之歲自京還。兩日經過琵琶湖邊。遙認雲間一團翠。
枉程來上八幡山。憶昔關白豐秀次。妄意殺戮窮真頑。

自識輿論終不與。欲棄浪華來此間。牽帥萬夫興土木。
以壑以塘規模全。可憐功役未告竣。一敗塗地高野遷。
爾來基址從荒圯。纔餘墻堞尚依然。父老子今語故事。
為我歷歷說當年。槩綜豐家三世際。一正一謬迭紛纏。
無乃天開神聖主。付與四海濟民瘼。不然猴郎固人傑。
豈無一箇賢子孫。泉下之骨未及冷。回天勲業消如烟。
清世誰論前代事。蔚然盛化被區寰。湖山既免狂童齷。
林草熙熙有喜顏。一幅清景看不飽。聊抽吟筆入詩篇。
其奈昏鐘送人出。割情初下白雲顛。

八幡客舍。小島春屋。田中裕軒來訪。

勝侶相携顧旅樓。慙慙要我挽征裘。欲酬無限蘋花意。
有限官程不自由。

安土懷古

阿吉由來命世英。乘時崛起清洲城。密詔付託削平任。
夙被九重知盛名。惟幄將士亦驍決。願使承風竭心骨。
大旗一出無遺籌。擣濃殪駿殲江越。餘風所煽如拉枯。
席捲中原拓伯圖。天下大勢早在此。彼哉杉武爭一隅。
洞見異教蠹邦國。銳意誅鋤如仇敵。叡山焚燬石山屠。
隻手挽回千載惑。四海大半從指麾。天王有喜進階
資。愧襲虛號比前代。固遜不敢拜征夷。掃清京洛答前

旨。修造大内百事理。父老翕然皆拭眼。百年初見天朝
貴。他年來築大湖濱。安土之郭屹入雲。豈料驕盈生末
路。撫御道缺失臣民。誤養豺狼遭反噬。可憐橋梓同就
斃。本能寺裡一朝烟。無前偉績忽淪替。嗚乎自足利氏
之就衰。天下紛然如沸糜。此時若微公出世。蒼生亾滅
無了遺。天之生公豈偶爾。祥慶瑞鳳非其比。三綱六紀
因以立。初使後人知所起。後人休議不令終。豈是一青
掩大功。生前樹立既如此。永與日月爭明融。濃國實吾
桑梓地。當日乃係公所治。曾從故老錄懿行。歷歷胸中
皆備記。况推上世壇墀親。無乃非公宇下民。弔古來訪

總見寺。追懷何帝路頭人。悠悠二百五十載。山河不改遺基在。昭代推恩供墓田。揭榜教人禁樵採。虔拜高墳松櫟陰。滂沱涕泗洒衣襟。時有湖風激餘怒。認取英雄未死心。

占春山人畫梅歌。山人濃州人。僑居尾城。以醫為業。好繪事。專畫梅。余識之於大鐘氏。此行過訪。為我寫一幅見贈。乃係以此。

占春山人賣藥住市鄺。奔忙日逐路頭塵。不似尋常依附客。滿襟冰雪是天真。時時興到拖楮帛。筆端幻出南枝春。暗香疏影黃昏月。使人恍在溪澗濱。世間畫工知

多少。何人挺出風塵表。胸中涇渭不容欺。比諸山人遜幾多氣韻了。碧水澄清一鏡寒。夜深壁月影團團。山人心印無乃是。人愛其清欲捉難。山人常押水月心印章吾於畫道無所得。何況敢言具鑒識。眸中爛熟古今人。品隲畫格多不惑。嗚呼山人一匕回春世所知。一筆回春亦可推。山人山人無與比。占春之名除君更屬誰。欲大圖錄所尾州省掛訪舊友伊藤民卿。不值。黯然留此一首去。

睽違今日更顰眉。投老重來能幾時。門柳蕭疎人不見。寒村深鎖夕陽惟。

大磯

日域原不生虎。其氣凝作名閨。生配無前烈士。死留一片貞磬。

歸家志喜二首

儂數游程已八旬。征塵緇盡舊襦中。草堂燈火團樂酒。更勝他邦百味珍。

荒井阻風函嶺雨。歷盡長程瀕死危。童稚不知行旅苦。

可憐縈膝要分貽。西游詩止此

漁歌子三闋

江水茫茫望欲迷。青蒲渚上鷓鴣啼。蒼靄合。夕陽低。扁

舟繫在斷橋西。

罷釣歸來暮色加。滿江風起動蘆花。魚可斫。酒應賒。隣翁赴約釀吾家。

萬頃滄波白鷺飛。一竿生計樂依依。周伯逝。漢皇非。終無物色及苔磯。

雪中歸樵

遠侵山雪暮歸家。認得炊烟出竹斜。樽有濁醪爐有火。老妻迎拂滿蓑花。

雪山行人

滿山風雪沒人深。熟路冥濛不易尋。步步纔分麀鹿迹。

隨身一杖是千金。

金森君子勲。斫園梅數枝。見貺賦此鳴謝。

惠然芳訊到茅茨。盛意洋洋玉數枝。何用討游尋野徑。只須吟翫坐書帷。幽窗倩月描踈影。密帳遮風護素肌。閏歲尤憐花候永。繁葩留及半春時。

和大鄉浩齋早春作

梅花開遍水西廬。臘尾看來及歲初。占得一塵香世界。羨君閑讀案頭書。

咏鯉

游泳波間此一時。飛騰他日豈無期。浮沈逐隊洋洋意。

多少凡鱗知不知。

賣薪女

頭上有薪薪是田。晚歸常換數緡錢。深窗錦綺何須羨。空作籠禽過百年。

上巳陪祭酒榿宇公讌分得覃。

名園風物屬重三。柳綠桃紅滿意酣。不用江頭修禊。唯須座上鬪言談。池經宿雨春波漾。山襯殘霞夕照含。正好相逢開口笑。醴交人世任他甘。

美人對奕圖

外面芙蓉內夜叉。嬋妍意氣互相誇。機心一發枰楸上。

或恐雲鬢共化蛇。

綠珠怨

河陽別館金谷園。紛紛歌吹沸天喧。游宴日糜千萬貫。
食前羅列八方珍。八百名姝擇殊靚。此身特荷寵光新。
風臺月榭不離側。出必共輿居共茵。奴輩利財何慘酷。
妄加誣枉欲擠君。戰鼓逢逢割香夢。兵士如麻亂到門。
結髮私盟付漚沫。歡哀相換疾奔輪。推究主家傾覆故。
妾身雖死餘責存。一墜高樓逐飄瓦。自甘骸骨碎為塵。
九泉他日迎君至。欲報生前如海恩。

刺繡圖

繡床春晝永。金鴨篆烟孤。忽破閑情緒。簾前一鳥呼。

小景

樵採人皆去。寒山正夕曛。炭烟青漠漠。散作別峰雲。

關克精之父吳雪翁。在淡海。齡躋古稀。北堂亦高
年。克精遙欲伸二親之慶。求詩於余。乃賦此以贈。

翁平日以謠曲為娛。

白鷺林邊鴨水濱。老來音節寄精神。一家同保雙松壽。

也似高砂曲裡人。鷺林鴨水皆地名

題江馬細香女史畫竹

壓倒堂堂七尺夫。高情妙技世間無。移將一柄描眉筆。

貌出湘江萬綠圖。

水風如秋 和歌題

遠天霞影湧波流。兩岸行人汗未收。早有輕風起蘋末。
分為江上萬家秋。

月下聞箏

一曲宮商欲屬誰。大絃如訴小如悲。深窗無限心中事。
獨有簾前明月知。

老將

丁年去國一身輕。百戰歸來白髮明。欲向沙場投壯骨。
何思茵席養殘生。雄雕久歛冲霄翼。老驥難忘歷塊程。

永夜天寒金帳夢。尚追征雁到邊城。

備後三郎高德

納欵尤為四海先。花前兩句悅龍顏。勤王一片忠純志。
芳菊香楠伯仲間。

二喬讀兵書圖

嬌態宛然雙蒂蕖。深窗並對案頭書。誰知江左三分業。
也出紅脣佔嗶餘。

讀史有感

奸邪登朝啓禍機。紅顏何必覆邦畿。異時姚宋同為相。
已有全恩武惠妃。

採茶女

姊妹相携結伴行。雲鬟不理從他橫。南風四月菟道上。
吹起村腔啁哳聲。人間茗蕪千金賞。豪奢相尚欲傾城。
靈芽真味果何在。一飲難要腸胃清。那知采采勞如此。
仍與蠶娥一樣忙。晚歸才憇茅檐下。明日陰晴亦管情。
八月初六陪藕黃林先生宴分得侵。

積雨初收涼味深。高樓環坐此披襟。何須富貴希天險。
只合詩書寄陸沈。荷葉半殘千柄蓋。桂花將放滿枝金。
名園稍及秋光好。欲撥百忙期再尋。

題賜礫群蟲圖

百蟲冤死本堪悲。徒作博勞饒吻資。人物由来同一致。
莫將橫斂剝民肌。

孟光捧茶圖

孟光賢淑伯鸞義。一家全德能相比。冀缺以後久無聞。
上下千秋唯有二。恨取一歌橫罪人。枉令名士老飢貧。
漢廷君相皆胡瞎。不及伯通睛子真。

早梅

冬晴曖曖照溪村。中孕微陽一氣溫。早有南枝能應候。
玉英呼返去年魂。

寒流帶月

汀洲漠漠凍烟沈。宿鷺何邊只聽音。缺月遙從山角湧。
寒流先漾一條金。

林靖恪公輓詞

多年參社籍。恩誨持來加。世上文章伯。人間道德家。寒
風吹畫翳。慘日照輜車。會葬牛門壠。紛紛淚若麻。

早春侍鯖江侯宴

一紙恩招落草廬。遽然清滌走階除。梅香透閣春初暖。
鳥語呼人景漸舒。彩筆生花縑帛上。清談飄屑酒杯餘。
即今仰得中和表。蓋世賢名果不虛。

落梅有感

吟筇小立野橋頭。滿地飄英感昨游。不怪人情常易變。
春風日夕亦恩讐。

華頂法親王東下。始奉謁於龍口。邱館賦此恭呈
下執事。

荷得恩榮深似淵。何人謬以姓名傳。親如大樹同根
義貴亞。前星一座躔。夙向桑門窮蘊奧。兼通聖籍極
精研。菲才不及梁園客。漫取文章侍玳筵。

奉送 華頂法親王還平安城

東土淹留半月強。承恩叨得望餘光。曾聞雅量包江
海。果見芳譽動廟堂。驛路花開迎繡輶。河梁雪盡引龍

航他年若得重來報。欲向城南候道傍。

首夏十八日陪神原月堂公盛讌二首。

滿堂賓客集簪裾。豈料中間著釣漁。北海風流常愛客。南宮妙技特工書。園松綠蔽三叉迳。潮水青通一閘渠。尤是可人欄外景。游魚啼鳥意與與。

主客相忘勝話長。詞場交誼比蘭芳。鮮鱗斫雪纖纖白。美耐浮鷺灑灑黃。苔色上墻晨露潤。竹陰當戶午風涼。嘉招濫及寒門士。愧取蛙簫雜鳳簧。

薩摩守忠度

狐川回騎託歌篇。行旅眠花一夕天。公子風流自千載。

區區不待姓名傳。

梅迂春樵先生七十誕辰壽言。上界神仙姓是琴。飄然乘鯉到詞林。人間一掃滄哇曲。天下重聞正始音。台岳絳霞朝悅口。鴨涯明月夜澄心。延年妙訣如相問。不使纖塵浣素襟。

戲題布袋和尚像

大千未必不微塵。好把長嬉對眾人。透破本來無物理。如何一袋鎮隨身。

五月廿日清川君梧陰拉澤子敬及余玉川觀魚賦十首見示乃次其韻以答錄

野性偷閑事討尋。每聞佳處便登臨。瓊江最是城西勝。
欲俯清波洗俗襟。中雨晴江面絕纖塵。潑潑飛跳五寸銀。伏筇張魯擇深淺。
漁翁手裡有經綸。上長江一棹截層波。屈曲紆餘巧樣過。却覺舟行穩如席。
人間無地不盤渦。兩岸林巒盡可詩。舟中抵掌但呼奇。微君建議紆江路。
如此風烟竟不知。興公英魄悶汀洲。自把殘杯酌碧流。顧盼江山多古意。
聊將憑吊寄吟游。

赴池五山翁不忍池觀蓮會

雲錦茫茫十里灣。詩家設宴借禪關。晨涼好處無多子。
趣取紅曦未上間。

奉祝神原月堂公五十初度二首

吉人遐算可量涯。壽宴先開五秩時。駿海觀濤朝決昔。
能山對月夜敲詩。祥風入幙傳鳴雀。瑞日臨階育秀芝。
何幸夙充門館士。捧觴同唱九如詞。
元和親眷發祥源。福祉傳家積若山。名滿江東稱獨步。
華凌雲表有誰攀。風標矍鑠喬松性。佩蒂雍容振鷺班。
今日賀君還自賀。宛然如在閨園間。

題秋雨敗荷便面

晚來一雨灑池波。浙瀝敲殘萬柄荷。分得餘聲向何處。梧桐零落已無多。

發江都口占

以下二毛游詩畧

轅駒局促過平生。稍覺靈臺黯不明。欲向烟霞瘳此疾。三旬告假上遊程。

早發大宮

殘星漸沒曉天雲。遠近微茫物色分。村店待人初啓戶。一籬風露槿花芬。

伊香保客舍

一宿山中旅思清。幾回燈下夢魂驚。屋端高注温湯水。盡夜涓涓不斷聲。

登鷹巢山

一路捫蘿上山深。畫亦曛。空壇松檜合。古壁畫圖熏。龍蟄池中水。鷹巢樹杪雲。人間何處是。雞犬杳然聞。

岩鼻訪縣吏。金原台溪。台溪本濃州人。與余同里。開。且有通家之好。

相逢同說舊鄉秋。不啻交情臭味投。流水迸青連郡舍。亂峰分翠到書樓。一燈風雨談何盡。千里雲山脚暫休。知道縣庭爭訟少。常留賓客累杯籌。

贈宗像蘆屋

棄却江湖舊態豪。一時屏跡卧蓬蒿。大禽欲擊先收勢。他日知君逸翮高。

宿下奈良邑吉田市右衛門氏吉田氏世好施與。賑恤窮民。官屢有褒賞。

多年儉素護田廬。一意唯成賑恤圖。關左幾人能比迹。傳家不是守錢奴。

足利

黷宮遺構已千年。聖籍猶存宋代編。誰料下邦荒僻地。即今見此典刑全。

衣冠赫奕十三公。回想花營累世隆。威燄通天今似夢。

一龕香火古林風。大日堂側有一龕。置足利氏累世諸公像。

暮雨初收剩暑空。夜來閑步市街中。家家各自營生急。機杼聲連月下風。

歸家作

三旬游迹兩毛間。收拾殘山剩水還。喜得家園秋未老。滿籬花草錦斑斕。游詩止此

題楠公正成訣子圖

君恩浩重此身輕。決死從容遙出兵。中路有懷櫻井驛。措謀亦出自精誠。遺誠懇懇留一子。身後欲雪天朝恥。

忠經一部不他求。在此數言提耳裡。

小督二首

松風寂莫白雲隨。百感鍾心覺翠眉。尤憶九重今夜月。
何人侍宴捧恩卮。
何圖密使叩茅茨。揮却瑤箏喜又悲。草野潛身憔悴甚。
君王錯認舊容姿。

題巴姬別木曾公圖

結髮私盟曠日明。間關畿甸遠從征。柔荑自有拔山力。
臨敵每當一隊兵。不料東軍勢如虎。乘吾罅隙未相爭。
君臣力盡粟津上。依稀坡下楚歌聲。義訓丁寧論妾去。

欲避英雄携婦名。豈忍徇私作君累。黯然遙向故山行。
人生堪嘆為女賤。不得與君偕死生。平生恩寵深於海。
路上反顧難為情。他日更移搏攫手。為君將執佛名經。
湖畔游魂如有識。恍然來視此身貞。

咏落葉二首

玄陰黯澹帶餘淒。萬葉辭柯樹樹齊。客夢驚回霜曉枕。
康蹤埋沒夕陽蹊。紛飛久訝風中霰。浪墜終歸路上泥。
拈誦源公遺詠好。似聞山石響駒蹄。
石波美惠禰登毛奈於阿
羅波留留駒能都麻於登
寒聲浙瀝易黃昏。九夏繁陰夢一痕。日落歸樵穿古逕。

月明驚犬吠孤村。拾題詩句非無趣。燒煖酒鎗聊慰魂。
枯槁暫時君莫怨。暗回元氣到深根。

野菊

寂莫無人見。寒葩獨自稠。風姿尚妍秀。不與蓬蒿侔。譬
之高逸士。德鉅而行修。沈淪雖處賤。磊磊挺凡流。紫桑
人去後。知己不須求。豈必東籬下。亦開郊野秋。榮辱隨
時換。物類同一儔。向花談此事。能契我言不。

題新羅三郎足柄山吹笙圖

玉笙傳祕報師恩。回首應無後慮存。唯取友于情一掬。
明朝快赴鶴鷓原。

同河邊東景翁。藤凌雲畫師。聚雪居中島君餘慶
堂。

門外塵囂百不聞。晴軒促膝到斜曛。蔬生寒圃青心長。
松拂高檐翠色分。半日遐情閑讀畫。百年快事細論文。
于家累世多陰德。誰及餘慶若個芬。

唐津明山公子之先考靈源公。愛菊栽數十種。公
子繼其志。歲歲增植之。屬先考廿七周忌辰。使其
儒臣山田士栗徵對菊有感之作。乃賦此以呈。

愛菊人亡廿七秋。滿襟霜露更回頭。籬根只寄寒蛩泣。
階下空餘晚蝶游。恍想園林留逸韻。可憐亭館鎖閑愁。

遺標幸有賢公子。一脉芬芳永不休。

初冬拉兒決游王子

郊野霜融午霽颺。閒携兒子趁晴光。王孫走馬乘春小。
農父收禾喜月良。枉路深尋楓葉寺。看牌漫入菊花莊。
人生只合謀行樂。不用營營混世忙。

訪溪琴山人僑居賦贈

詩壇嘖嘖夙馳聲。赤幟高懸五字城。誰及一家持正格。
不爭分寸向人生。

題常盤雪行圖

忍作讐家奉帚人。柔腸一片萬酸辛。九泉夫壻應含笑。

不為三兒惜此身。

題文覺上人圖

弦聲烽影滿山河。舊態其如技癢何。枉使他人誇戰鬪。
惜君終世托袈裟。

題兼好法師像應簡齋秋山君囑

優游自處兩朝天。卒歲工夫一托禪。恣意拈毫多慧語。
看君述作不徒然。

賀大橋周道新居落成

廣宅經營跨十旬。羣工告畢歲終辰。梅開笑面如迎主。
鳥奏歡歌似待賓。架插芸編森聚帙。堂安髮几瑩吹塵。

起然不敢追時好。今日除君有幾人。

元日夜

公庭獻歲夜歸家。一室團樂笑語譁。椒酒宴中紅燭影。
照看顰耳細辛花。

春曉涉園

曉鶯呼夢兩三聲。步到梅邊解宿醒。玉影倒涵苔井水。
漱來齒頰有餘清。

曉窗聞鶯。大久保秋岩公席上。

落月花梢上。啼鶯喚友遷。帶烟身不見。和露韻偏圓。夢
向燈前破。詩從枕上牽。忽然投袂起。先倚碧紗邊。

項王

一擲乾坤首不回。龍疲虎困亦時哉。靦顏重募江東士。
爭有中原捲土來。

蕭何

功臣接踵就誅夷。諸呂彈冠笑待時。劍履登朝何面目。
居然不極漢家危。

韓信

百戰功勳日月光。便知呂尚讓鷹揚。可憐末路逢奇禍。
不事周王事漢王。

賈生

商韓畢竟是淵源。一意將裁骨肉恩。餘禍遂成吳楚變。
治安策乃亂危言。

鼂錯

權謀釀得漢家殃。七國紛攘不可當。一笑朝衣東市斬。
智囊翻是屬愚囊。

嚴子陵

一江烟水獨垂綸。欲起巢由作友人。只悔當年交道雜。
羊裘誤帶漢廷塵。

王導

畢生心曲是偏私。貌取公忠結主知。橫賈伯仁猶不悔。

欲將餘禍及元規。

謝安

一枰攻守發良圖。盡是淮淝戰略餘。賭得乾坤居必勝。
此公名手有誰如。

陶淵明

一官拋去付茫茫。消受閑中日月長。數畝田園秋可樂。
黃花猶吐晉時香。

馮道

悠悠長樂五朝間。不失平生宰輔班。快死歸泉君勿幸。
若逢袁粲更何顏。

聚木南溟畫師吞山樓二首

傳家正格有誰攀。宛在荆關董巨間。一洗從前凡俗習。堂堂氣象欲吞山。

高樓對面葦簾垂。勝侶相逢雨亦宜。閑聽四檐琴筑響。一場清話細傳卮。

小春與清川吉人澤子敬墨江同泛

游期不負放輕航。上下恬波恣意狂。折菼僵蘆汀遠近。丹楓黃橘岸迎將。村堤拾句閑扶杖。野店呼杯暫借床。我與沙鷗分冷眼。看他人世太匆忙。

濱苑尹木村君招集是日十月之望

世官夙荷特恩隆。賜第森森傍渚宮。混俗常追朝隱迹。愛才尤慕大兒風。傳杯共喜新交熟。座有生客讀畫閑評古品工。是日觀其所藏古畫酣暢適然同度日。舟行何必做坡公。

贈唐津曾根寸齋

鍊筆能回古篆真。看君巧手更超倫。窮源直溯周秦上。不啻漢唐津逮人。

小春陪祭酒壯軒公游巢鴨別業二首

春秋舊錫賁林扉。園物能添一段輝。園名錫春秋。歲先世官賜諸物。野竹籠烟浮密綠。崑蘿映日發深緋。登臨豈必期佳節。酩酊真成怨落暉。幸是仍留餘興在。郊橋擬踏月明歸。

一區幽墅別乾坤。隔斷車輿滿陌喧。溪水注園舟可泛。
林楓委地酒須溫。多年禁待真踰量。盡日陪游亦飽恩。
此快由來何所比。不唯脩翮脫籠樊。

和歐陽公雪詩。倣原作禁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
鵝雀銀等字。

曉風吹起六瓣萼。地上盈盈積不薄。蹶起先捲疎簾看。
高興衝胸勃然作。平治凸凹無邊際。目力所及一何廓。
凍烟交影自模糊。朝日搖光偏閃爍。不啻瑞氣滿城市。
歡聲浪沸遍村落。廟堂當下輕租令。誰云有似大小貉。
由來富足生禮節。何物悍吏恣貪攫。亦知官廳太閑暇。

終年誰訴穿屋雀。老夫坐喜值此運。不用東郊遙躡屨。
漫呵凍筆頌年華。紙上且鳴清世樂。爐燃折竹酒須溫。
鼎和碎塵茶可瀹。直恐門庭消釋去。把此美景付茫漠。
催督家丁起閒役。自冒寒風利於槩。一大獅猊摸其貌。
聊為他人資笑噱。

河邊東景翁八十誕辰。令嗣東山侑壽觴於膝下。
盛招賓客。余亦與焉。乃賦此伸賀。

齡躋八秩五官全。三世箕裘一脉傳。詠句時抒高世志。
息機唯慕在家禪。里無同德併肩立。堂有羣孫遶膝連。
良法濟人天所寵。果看享福不徒然。

管公九百五十忌辰。近在壬子歲。恭賦一律。遙獻
大宰府神廟。

回瞻帝闕遠馳魂。遷謫何曾出怨言。白日再明千古議。
青蠅難洗一時冤。嘉猷補袞功勳重。大雅扶輪道德尊。
永仰紫溟祠廟壯。揭將威赫照乾坤。

田家苦

老旱煌煌已過旬。平田土坼地生鱗。城中肉食知多少。
誰憫炎輝炙脊人。

田家樂

雷雨時來不待求。沛然生意滿田疇。千村萬落歡聲湧。

卜得黃雲滿目秋。

秋夜即事

西風新送雁來聲。起坐依欄夜幾更。一道秋雲如紙薄。
依微尚洩月明行。

八月十四日。陪參政敦賀侯於高輪別業。賦二律
以呈左右。

輕裝出郭討秋光。遙到輪臺舊賜莊。終歲廟廊回祕策。
有時林壑養中腸。鋪筵已擇松陰密。曳杖還尋竹下涼。
賴是陪游逢二七。欲盛明月入吟囊。
喜君高閣許追攀。盡意逍遙夜未還。海氣清涼攔檻角。

得齋詩文鈔卷二
月光搖曳酒杯間。閑鷗振鷺同江約。紫紱青裘一座班。
荷得藹然恩遇渥。此身何啻上鰲山。

漁

晚歸魚滿罾。一醉永忘老。不知天壤間。更有何物好。

樵

朝出踏山雲。夕歸伴山月。一斧舊生涯。不曾告匱竭。

耕

數世傳子孫。耕鋤護田里。太勝市朝人。起滅瞬時裡。

牧

草長牛犢肥。郊坰便樂國。白石不容歌。恐來人物色。

溪橋紅葉

嚴霜夜夜深。林楓橋北橋南取。次紅細浪生。紋涵絳帶。
斜陽弄影逗丹虹。人從錦繡屏中度。路向珊瑚架上通。
最是黃昏幽絕景。游麋呼北立寒風。

題小野小町老困乞食圖

老身無託泣寒饑。才色誇人事已非。當日豈思今若此。
懺風吹透舊鶉衣。

除夕

終歲馳驅上講筵。却欣殘臘得餘閒。舊逋償了張燈坐。
春動團欒杯酒間。

此之時。天下之學。支離壞裂。率入詭習。聖教殆幾乎熄矣。公慨然首倡正學。自任以斯道之重。而為四方之圭臬。自此之後。天下之士。稍知嚮義理之正。而斯文粲然再明於世。其後際會。國家鼎新之運。公乃以儒臣入。預參廟謨。恭贊密勿。苟有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上則以感格君父之心。下則以康濟元元之命。此則公四十餘年。蒞學立朝之尤彰明較著者也。蓋國家重熙累洽。文明昭休之運。浹於天壤間。而山川清淑之氣。盤礴不能掩抑。於是若有若公者出於世。而裕於道德。奮於事業。煌煌炳炳。照耀一世。如祥星瑞日。

之麗天也。宜其享壽考之福。有如此者。而未有艾歟。讓嘗考之前世。有裕於道德而不施諸事業者。譬如物之有體無用。其所覃不能遠矣。有奮於事業而不本諸道德者。如物之有用無體。其所傳不能永矣。惟道德充裕。發為事業。乃足以覃遠傳永。而若然者。亘百世不易遇也。今竊綜公之大節。則道德事業。備於一身。而亘百世不易遇者。旦暮遇之。洵有不偶然焉者。此豈獨公一人之慶。抑亦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公實具平格之德矣。效保乂。國家之績矣。受壽考於天矣。故斯言。惟可為公稱道也歟。雖然。公之

所得。豈止於此哉。其品秩崇於朝廷。聲望重於四海。而子孫之衆且賢。萃於家門。凡天下之人。所願而不獲者。盡兼有之。然則所以祝公者。孰可先書。孰可後書。是以特推原其大節。舉有得於道德事業。為國家之休慶者。以為壽如此。謹序。

不盡嶽志序

駿之不盡嶽。為日域名山之魁。巍然削立。插於碧落。在百里之外。可以翹首而望焉。而其中之所蓄。蓋亦有奇偉特絕之勝。而天地之大觀備矣。每歲夏秋雪消之際。朝嶽者。陸續相望。而率皆村夫市人。不過祈福山靈焉。

耳。其間有山澤好奇之士。亦皆憚高寒深曠。不有盡極其諸勝者。是以天地之大觀。徒為造物者之所私。豈不可惜哉。縣令羽倉君治駿數年。化行人和。廳無訟獄之煩。君一日坐堂上眺嶽。以謂此山自古無記志之可傳。今吾蒞茲州。而與山相接如此。則記志之述。其可不自任哉。於是職事之暇。披荆棘。踐霜雪。窮其絕頂。而略探諸勝。猶以為未足。又命好奇之士數輩。齋數日糧。以歷涉山中。各具其所見聞。而一一錄之。牢籠已滙。無有所遺脫焉。君乃參酌於其中。信者存之。疑者闕之。名稱之不雅者正之。傳說之謠者辨之。屢易稿本。而書告成。附

以四面眺嶽圖。分為上下二篇。名曰不盡嶽志。讓受而讀之。凡自風雨晦明之候。道里遠近之詳。以至瀑泉湖澗。巖壁洞窟之幽。遐瓌怪與夫靈卉神藥之芳馥。異禽竒獸之滋殖。舉凡山之所有。得備載之。而秩然有條。井然不紊。如目擊而親踐者。此編一出。人可得之於几席間。不必俟跋涉也。因嘆此山天造地設。不知閱幾年歲。而其中之竒秘。猶未顯露。今乃待君以發揮之。豈非其事有數。而然者歟。後之君子。亦能做君所為。則諸山之志。可以漸行於世。而國家或修職方之政。必將資於斯矣。羽倉君清慎而有文。以濟物為志。若此編亦可以

見其一端焉。

送吉村麗明還藝州序

吉村麗明。藝人也。客歲來江都。入祭酒林公社籍。今茲初秋將還。告別都下諸人。或曰。以麗明之業。使居都下。則應諸侯之聘。可立而待也。今乃棄此而去。誠為可惜。蓋為謀而挽留之。余以謂此以世俗之見。望於人者也。豈古者朋友相為謀之道也哉。夫君子之於學。在博聞與自得。而二者不可偏廢。苟務博聞。而不本諸自得。則記誦之學耳。崇自得。而不資乎博聞。則固陋之見耳。豈可謂之善學者哉。今夫江都之學者。多務聞見之博。而

關以西之學者。專用功於自得。是以其所失。或流於記誦。或局於固陋。蓋其風習所移。不自知其然。雖在鴻生碩儒。往往不能免此也。抑夫風習之得失。身去其土。而始可觀。譬之登一山者。不自知其高下。遷於他山。而後其崔巍突兀之態。與夫陂陀蜿蜒之狀。自了然於眼前也。麗明既卓然有所自立。加之自關西來學江都。亦週年矣。則其於東西風習。所歷觀蓋必審也。果能擇於其中。可者取之。不可者去之。由其所以飽飫。而猶勵其所未能。則於進學之方。若順長風而行巨帆也。其博聞不流於記誦。而其自得。不局於固陋。將有合二者而收諸

一身者矣。是余之所以望於麗明也。且夫道德者內也。富貴者外也。在內者可自勉而至。在外者不可必得。苟道德裕於內。則富貴雖或歉於外。而無所輕重於其人矣。而乃屑屑然致望於在外者。誠不免世俗之見。非真愛人者也。雖然愛其人也。望之以富貴。亦至情之不可已者也。人以之望於麗明。而吾豈獨不然哉。他日麗明發於道德之裕。而富貴之來。將有欲自逃而不能者。是則余之所以俟於麗明也夫。

慎夏漫筆序

唐代隨筆之作。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李商隱

得齋言文金卷三
纂要。蓋其最也。至宋時。若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記聞之類。次之。迨元明間。陶宗儀輟耕錄。楊慎丹鉛總錄。張鼎思瑯琊代醉諸書。又次之。清朝顧炎武趙翼。亦各有其撰焉。雖有繁簡之不同。醇醜之或殊。皆能筆錄其所得。使讀者有所發明。則可謂有用之撰矣。我邦元和偃武以來。大布石文之化。而正亨之際。雋偉淵博之士。響然輩出。極為人文之盛。時乃有伊藤東涯。雨森芳洲。中村蘭林諸人。各出意見。互有選述。亦能得世南諸家之遺意者也。西島君元齡。家世以儒著稱。至君尤肆力於斯學。其博洽精

核。為一世人之不易及。屬者將梓其所著。慎夏漫筆四卷。以行於世。屬余為序。受而讀之。其為書不分門類。不問前後。蓋每有心得。輒筆錄之。然一事之微。必反覆推勘。窮源溯本。辨舛正謬。以歸於至當乃已。其大者可以發經史之疑義。而小者亦不失為博物之資焉。此諸夫北堂書鈔諸作。未敢多讓。而與伊藤雨森數子。可並鑣而馳矣。其有裨於後學。豈淺淺也哉。抑余之於君。辱忘年誼。而來往相熟。君齡屆六十以上。而校讐不倦。猶少壯時。可謂老而益力矣。今題此書曰慎夏。蓋取諸應璩書牘中語。而其意慎夏日之易忘病。以自勵焉。則亦可

以見其概也。乃序。

外執醫事纂要序

程子有言。孝子不可以不知醫。是言也。余嘗疑之。謂夫醫之為術。不易修治。故自仲景叔和以下。歷世名家。互有論述。其書亦不唯千百種矣。苟欲學以知之。非盡畢生之力。則不可得也。若使為人子者。皆必如此。而始得稱孝。則天下之欲孝於其親者。專從事於醫而止耳。無乃士農工商。皆曠其職乎。因審思之。所謂知醫者。蓋非謂知醫之術。而謂知醫之為人也。凡輕浮率意之人。雖假冒良醫之名。而其術必有所踈焉。沈潛篤志之人。雖不

顯於時。其術必有所詣焉。然則見其為人。而其術之精粗。可以知也。今夫父母寢病。其子先不察醫之為人。而徒眩於虛譽。不託諸此。而託諸彼。誤致非橫。則其為不孝亦大矣。乃知程子之言。簡切而有所當也。桑名藩侍醫洞君信甫。恪執三世之業。著醫事纂要七卷。其為書首就張氏醫通。采擇方法之可的者。次之以本邦先哲之治論。分署門部。以便後人檢索。蓋亦沈潛篤志。而有得者歟。頃者。君來乞題一言。君嘗使令息某就余受學。則義不可拒。况此書之成。乃知君將顯於他日也。饒使不顯於他日。其有貽於來日之多。可必也。則安得不

以吾所持論。敘諸卷端耶。

觀省錄序

友人大橋周道。用力根本之學。而有所自得。乃著觀省錄二卷。以發其蘊。余受而讀之。文辭明粲。義理精透。能決性命之分。而於朱王學術之故。三致意焉。於是嘆其所詣之深也。夫朱子之與王氏。其學固異。然至開入聖之蹊。運使人知其所以。則未嘗不同也。譬諸陟嶺者。其取途雖有東西之異。而均是極其頂矣。後之學者。各分門戶。互相讐視。何其悖乎。蓋二家之心。公正無私。而純於求道者也。若使其同時而立。則固將有相與講習而

資益。即其有不合者。亦不至反目之甚也。朱子答陸子靜書云。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王氏答徐某論學云。置心於公平正大。無務求勝。其溫厚和易之氣象。可見。而今乃執其學術。徒爭辯同異之間。不特失二家之旨。殆亦入其室而操其戈者歟。周道有見於此。會粹二家之所長。而沈潛審默。自得於反觀內省之際。又著之篇翰。使人亦以為觀省之資。豈不偉乎。顧余自少時。值其道之不同者。必每議論不已。數年以來。自悔其所為。以謂人各有所見。猶其面之不同。乃挾區區之小是。欲屈人於口舌間。未免容氣勝心之習。而非謙冲修己。

得齋詩文集卷三
之道。於是稍用收斂著實之工夫。而未有之得也。周道少於余。十有餘歲。余之所不能得於將老之日者。既得之。鼎壯之年。自今以往。日月滋進。有不可涯量者。此余之所以避三舍也。雖然。余豈徒若此而自諉乎。亦欲追周道之所為。以自勗焉耳。抑夫君子之於講學。不貴乎同。而貴乎和。乃酸醎相調。而要有所濟。則余與周道之所共也耶。遂序。

嘯臺遺集序

吾鄉嘯臺翁。以天保甲午之歲。年八十餘而終。翁少時游於江北海龍草廬之間。二子愛其詩才俊逸。爭欲寘

之門下。北海之編日本詩選也。收其二詩。既而二子相踵淪謝。翁亦還鄉。溫習舊得。一以習字賦詩為娛。其書體妍秀。別開一格。尤耽詩。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吟哦。其終身所得。蓋不下一萬篇。可謂夥涉矣。然翁每得一詩。書諸故紙。以收囊中。不復推敲改竄。故玉石混淆。有不易採別者。屬者嗣子惟孝。與其姻松波大本昏謀。拔若干首於囊中。欲壽諸梓。遙問序於余。憶余在鄉日。與翁相識。其形貌清癯如鶴。而為人溫厚謙抑。至其說詩。則諄諄盡其有而止。其音容恍在眼前。如昨日事。而距今殆三十年。翁墓木已拱。而余亦忽忽將老矣。今昔之

感可勝道哉。抑吾鄉之人士。近日有知讀書賦詩者。而其實皆起於翁之餘風。則固不可忘其所繇。况若余嘗得與聞其說詩。則欲致一瓣香之日久矣。幸今逢其遺集之出。而得掛名卷端。以述其平生。則可謂償素願也已。故不辭而序之。翁名維禎。字士祥。宮田氏。

伴鷗樓印譜序

西島大車。巧於錢筆。就乞雕鐫者。日月漸多。積成印譜五卷。余披而閱之。楷者。方者。條者。匾者。籀古篆。今。奇正變化。莫不具其體。而古色蒼蔚。使人如置身乎秦漢之間矣。何其快也。昔者王逸少深識博學。超軼一世。而以

善書掩終身之大節。閻立本學術文辭。不在一時儕輩之下。而以善畫自著。蓋悅於藝。而略於德。古今之通情也。故世之無識者。往往以二家為書畫一輩之人。無乃相皮膚而遺肝膈乎。今大車學問通敏。尤長古歌詞。若錢筆則其緒餘耳。而精詣如此。其事與夫王書閻畫。有相似者焉。則安知觀此譜者。以大車不為尋常錢筆之流也。為題斯語於卷端。以掄揚之云。

香雲樓詩鈔序

余樸學自守。不喜與世人交。而世人固不顧余。惟紀藩菊池君子顯。數數見過。以其詩文為問。余亦不自揣。商

推其可否。莫逆於心也。屬者子顯携其所手裏香雲樓詩鈔三卷來。謂曰。此編嚮經子所評。願序卷端。以畢其貺。夫詩本於倫理。兼及物類。以溫柔敦厚出之。三百篇莫不咸然。降至後代。雖有體裁之不同。而其存而不朽者。未嘗不在此也。近世以詩名家者。徒爭綺麗彫琢於字句之間。而不由其本焉。此則余之所不取也。子顯天資敏於學。夙露頭角。既長。交都下有名之士。謙虛屈已。以磨淬其業。所見益確。而根柢既正矣。其為詩。沖澹者似韋蘇州。而清溫者似溫飛卿。香奩諸詠。得韓內翰之調。而古風長篇。傳杜少陵之神也。其間有浸淫宋元以

下者。亦不能掩全體之美。蓋能出入古今諸家。而運以奔放流注。不可抑遏之才。使誦者不知其端倪焉。然要其歸。則悉皆本於倫理。而不失溫厚之旨矣。此諸近世詩人。固有過之而靡不及。况其齡僅盈三十。而其所業如此。余保其他日為一大作家也。雖然。此豈所期於子顯也哉。子顯食厚祿於藩。世登美仕。嚴父梅軒君。參預機務。而在大臣之列矣。以子顯之才學。庇家世之蔭。則亦為柄用之人無疑也。異日子顯遂能施其所得於實用。則不唯紀國之人被其澤。亦將有施及於天下者矣。其為任重且大。可不思哉。子顯苟能如之。余將刮目而

俟之。

古今印例二編序

凡物必有例。至於印。豈獨無然哉。夫諸家印譜。盛行於世。而刺手之精者。不為少。然唯皆著一人之篆筆。爾及舉古今用印之彙例。而使內人知其所擇。則未之有也。曾根君寸齋。夙以錢筆聞。慨其如此。嘗著古今印例二卷。凡裒刻文之可為法者。類次之。細大不遺。竒正並收。各分門部。以詳揭其例。附以鈕形之雅馴者。間者又著二編以續之。摭摭益廣。考據益皦。可謂備矣。苟非用心之精。焉能至此哉。抑夫印之為用。施諸詩文書畫。而詩文

書畫精神所寓。待印以傳。則其所關係太重矣。此編之行。文苑之士。於印之事。能得知蹊逕所由。則其所裨多也。刻成喜而序之。

樅堂記

余嘗過桑名城。見一士第於西郭。有老樅。矯矯然聳天。枝葉四披。蔭於數畝。佇翫久之。時讀書之聲。琅琅然起於中。而有六七童子。挾冊出入者焉。則亦知其為儒臣之居也。余好內交於讀書人。猶飢渴之於飲食。乃欲入而通謁。稍思之。他邦之人。無一介之紹。而突然叩人門戶。可乎。不果而去。既而來江都。居數年。相見桑名藩士。

森君子文於昌平校。子文學優藝富。不以其所長加人。而與人交。必盡其道。余以為不易得之友。而憾結交之晚也。一日子文來諗曰。余游學期滿。將歸。我宅有老樅。故自名曰樅堂。願子記而見贈。因詳問其宅之所在。與樅之狀。則往歲余欲入而不果者。是也。乃今不獨荷子文友誼之篤。其有舊於樅亦如此。則記文之作。固有不_可辭者。而余之無似。何以得進言哉。夫四方之士。游學於都者。皆欲得賢師友之助。以磨淬其業耳。故及其歸也。以失師友之助為嘆。獨桑名藩則不然。先侯樂翁公。以間氣異常之資。陞幕府首相。尤用心於天下之學政。

以陶冶人材為務。其所以治藩政者。亦莫不固然。其餘教猶存。至今彬彬稱多文學之士焉。子文之歸。比諸他邦人。則可以無嘆也歟。雖然。同藩之士。或以門地拘。或以職事牽。其不能盡切磨之道者。蓋亦有之。無已。則樅乎。今夫樅之為樹。方盛夏而多陰。經霜雪而不凋。其材柔輒。可以中百器之用。故子文之欲成育子弟也。見彼之盛夏多陰。而可以有容焉。其欲堅志操也。見彼之凋霜雪。而可以自勵焉。其欲為國家有用之人也。見彼之中百器。而可以整治其身焉。一樅之用。終身資之不盡。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矣。子文曰。子言誠然。此可

以為記。

蕉雨堂記

友人宮原君章之居曰蕉雨堂。余執筆記之曰。夫人自命者多所以寄託也。或所以箴誠也。漫然以命者蓋寡也。今君章之命居其謂之寄託耶。將謂之箴誠耶。抑亦漫然以命者耶。余質之其平生乃知其為箴誠矣。凡天地之間可以成人材德者莫物不然。是故日月也。星辰也。草木也。蟲魚也。我接之有道。取以為其身之箴誠則莫非代聖經賢傳之用矣。衆人皆知讀聖經賢傳之為箴誠而不知日月星辰草木蟲魚之為代聖經賢傳之

用矣。蓋君章慨世人之所見如此拘拘也。故先自擇其小者。取於蕉雨以自箴誠。又欲推其類以進焉耳。君章好文。而其存於中者如此。故形於外者可以見矣。今夫滂沛可恐者蕉雨之勢也。而君章之文也。浙瀝可驚者蕉雨之聲也。而君章之文也。幽妍可觀者蕉雨之色也。而君章之文也。滋潤可愛者蕉雨之澤也。而君章之文也。其他蕉雨之氣象不可殫狀。而君章之所以應之者無有窮極矣。然則所謂蕉雨者不在於君章之居。而在君章之文。不在於君章之心者非耶。且士文章道德相待為用。乃今君章之於文章有如此者。

而或未充於道德也。他日君章果能推其類以自進焉。則道德充於其身。為一世所尚。比諸夫參天之栢。冒青雲而摩銀漢者。豈難至哉。余既喜其取於小物以自箴誠。又恐其止於斯而不進也。於是乎言。

小雲岫記

篠山藩金森君子勲。畜一異石。余一日相訪。君出示曰。此紀州古屋谷之所產也。往歲祇役彼地。百方購求以獲之。東歸之後。置諸座側。日以寄清娛。願子名之。余諦視其形狀。宛然巖岫。有欲吐雲之勢。乃曰。小雲岫哉。君曰。既命之名矣。又願為之記。以為什襲之資。余曰。諾。獨

怪君未曾留意於玩物。而獨於此石愛惜不已如此者。何也。無乃氣類之相合而然乎。今夫膚寸之雲。生於巖岫也。不終朝而霖漫掩太虛之上焉。其沛然降為甘雨之澤。則邦域之人。莫不歡忻鼓舞矣。君夙抱有為之材。遭逢侍從公之賢明。擢列重臣之亞。其所以滋潤於侯家者。知無不為。使臣民有所依庇。則亦一國之雲岫也。哉。今乃以雲岫之人。而對雲岫之石。宜其氣類之相合。而真然忘於形骸之外也。凡物不得其所歸。則不能為用。若使此石為庸人之有。則或視與瓦礫不異。幸以歸於君。為机上之清玩。亦猶君以蒙明君之寵遇。得施其

材也。君如推彼思此，則其忠上報國之意，豈有已乎。然則此石不唯供間適之用，而實君之寶器也。我雖然猶有欲進焉者，夫巖岫之雲，不為甘雨而為淫雨乎？則有凶歉之災，民人被其害矣。君之為政，亦何異於此？雖善其始而不慎其終，則其為失也多矣。且凶歉之害，止於一歲而失政之弊，及於數世，則君之用心，不可不深且詳也。果然耶？則其令聞美譽，永存於侯家，而與此石俱無朽。此余之所以望於君也。

尚友堂記

祛齋松下公既告老，名其偃息之所曰尚友堂。揭一齋

佐藤先生所書於楹，屬讓發其義。讓乃由子輿氏之言觀之。凡士之處世，先求交於天下之善士，其所不足可取諸古人以自補也。顧公之立朝也，固周旋於賢士大夫之間，上下其議論，足以成其德器矣。而以強壯之年，決然勇退，其意如厭當世之交者，而反眷眷於尚友之義，無乃戾於子輿氏之言乎？讓辱受公之知，屢陪間燕，竊窺公之志，得知其所以然也。夫君子之修身，莫先於取友，而又莫難於取友矣。蓋欲合不合於我者，則有附媚之嫌，欲不合於我者，則有介特之譏。是以去就之擇交於中，而往來之勞煩於外焉。公負善病之資，處此

至紛。豈其所堪也耶。於是不取於今。而取於古。乃亦情理之所至。而其所存可知也。讓觀世秩之家。徂於驕放。闇於古道。徒規進取之利。而材不稱職。忽焉取喪敗者。不可勝算矣。公素嗜諷誦。雖在奉職之日。手不釋卷。矧若今日。淨掃閑軒。左右圖書。焚香靜坐於其中。信手抽讀之。其對聖言。則肅然思至理之所寓。其餘自英主之濟世。忠臣之殉國。名儒之義理精微。諸子之議論卓越。以至夫良史之巧於措辭。賢將之神於用兵。騷客逐臣之去國而不怨。幽人逸士之守節而益堅。旦暮皆逢之於几案之上。集以為一室之友。中無去就之擇。外無往

來之勞。而其所得如此。則舉凡天下之樂。何以換此哉。與彼驕放闇古。進而取敗者。不可同年而語也。抑聞公遠祖有舊恩於豐太閤。既敘列侯。迨神祖龍興。從有軍績。大開封邑。中世有故削地。以至今日。然公之所為如此。則子孫振振將有感起其庭訓者。他日再致家世之盛。其或可卜也。

藤城書屋記

吾濃州渡長良川。東北行六七里。得一名山。曰藤城山。卓立刺天。特有殊姿。村瀨士錦家於其下。因取山名。命其書屋。屬余記之。士錦嘗游於山陽賴子之門。與上國

行齋詩文集卷三
諸彥角逐周旋。既歸。教授鄉之子弟。近郡之士來上塾者亦多。諷誦之聲。連於日夕。可謂盛矣。余與士錦相得日久。故西歸之次。屢訪其家。或至談論累日。固識其學之所至也。然余論士錦之學。謂其於藤城山之助得之者為多。試取其平生比之。有太相類者。蓋得諸意料外。而不自知也。請舉而陳之。夫士錦之行。修於鄉。為眾人所崇。則有藤城山之尊者也。其教導人士。使各成其材。則藤城山之興雲雨。以利百物者也。其詩文之縱橫百出。不可端倪。則猶藤城山之朝嵐暮翠。不可方物。而其書法之道勁雄逸。不失楷法。則猶藤城山之秀削拔起。

鎮於一方也。蓋士錦平日與名山相對。其清淑之氣。沁於肺腑。淪於肌膚。故發而為學問行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不然何以得至於此哉。嗟乎。自古有土之君。名山峻嶺。之在其封內者。以謂可以傳百世有之。殊不知顛沛生於不測。則忽然失之。朝不及夕。若士錦者。收名山清淑之氣。以為已有。發諸學問行義如此。則傳之身後。而有人所不能爭者。其勝有土之君遠矣。然則藤城書屋之名。不為虛取也。

兩村書屋記

友人伊藤民卿之居。在兩村山之側。而紫翠烟嵐。未入

戶牖間。民卿因名其室曰兩村書屋。使余記之。按地誌。兩村山。往昔當參尾間官道之衝。故行人之上下於東西者。皆瞻仰之。是以見於歌詠。載於史籍。嘖嘖著稱。其後官道屢移。而今則無有復識所謂兩村山者。嗟夫。山川無情。猶且不免顯晦。況於人乎。民卿少游於江都。騁才於藝林。老師宿儒。交口推轂之。民卿亦慨然欲出仕以行其志。一旦歸鄉。會家之多故。幡然絕意於仕進。唯以其所得。教育閭里子弟。竟為鄉先生。以老其身焉。與夫兩村山之顯於古。而晦於今者。殆相匹似也。雖然。兩村山。當日為輿夫馬卒所蹂踐。而受塵埃之污不少。今

也。以其薶棄於僻鄉。不失天然烟翠之色。則可為幸矣。嚮使民卿出仕以行其志。則當顯於一時。而終身役。不能免其勞矣。乃今恪守先世之田廬。而享安逸之樂。則其為幸。亦有不可勝道者也。顧者民卿時悠然與兩村山相對。推其顯晦幸否之故。以求諸身。較其苦樂之數。則區區之仕隱。固付之人世之一夢。而有哄然資笑喙者矣。然人或下譏民卿初志之不遂者。余謂是大不然。以民卿之學問純備。而講於出處之道者。固精矣。人之出處。何常之有。要歸於其當而已。民卿豈以一時之官達。換桑梓之重乎。今夫草野之人。動輒挾尺寸之能。

得齋詩文集卷三
欲博仕途之榮。視去其鄉。如易傳舍。遂至使先世之田廬蕩然無迹者。間有之。若此輩者。見民卿之所為。可少警焉。

香雪齋記

友人山內希逸。性愛梅。栽老株數章於庭。名其居曰香雪之齋。使余記之。夫梅舒榮於玄冬之時。而不為風霜水霰所傷。其清高幽潔之節。固為凡葩俗藹之所推遜焉。然其為樹。不求之遐方。而所在有之。故人家每有隙地。輒栽之。視與凡葩俗藹不甚異。是以清高幽潔之節。常屈而不能資於人矣。若夫文人墨士。誠愛而栽之。引

以為師友之莅已。則融化其性情。以成才藝之美焉。苟其如之。清高幽潔之節。初得以伸。而其有資於人。不幾少也。故世之栽梅者。多不盡梅之用。能盡梅之用者。特在文墨之士而已。希逸以書名家。受業河米翁之門。而不詭於師法。公侯貴人。常延請之。而來乞書者。亦日相踵也。希逸待物。不設崖岬。苟有來索者。輒揮洒無吝。及其有餘暇也。臨模益力。時或以鑑古賞識為娛。舉凡聲利紛華之誘。無所動於中。其胸襟之瀟灑。固有拔於庸俗輩者。試取其書。視諸梅花。則其神韻藹然。自合於形迹之外矣。蓋愛梅之至。無乃其氣沁於胸臆。而發於手

腕乎。昔者林君復楊廉夫以愛梅著稱。各為一世之詩人。乃取二家之集讀之。興寄清曠。迥超於埃壘之表。而使人自得於斷橋流水之涯。則其有得於梅可知矣。今希逸施之書。其所詣亦如此。乃可以附二家之流也。然則是齋與林之孤山草堂。楊之錢崖書屋。牽帥為三。以稱之。亦不為虛讚也。雖然。余又有欲一言焉者。夫國風咏梅。而不及花。離騷亦不有一語及之。至後世始盛稱之。希逸之書。雖為今人所稱。使古人視之。不識其為何如也。希逸誠思梅花古今之迹。而務追其大者遠者。以邇上世。則資梅之能事畢矣。是余所以望於希逸也。若

能有味於余言。則請以此為記。

錫難老軒記

國家有制。籍外之人。不得登朝。我師一齋佐藤先生。以天保辛丑之冬。擢為教官。蓋異數也。其明年春。遷於昌平官舍。門側舊有一亭。與茗溪相對。樹色之蒼鬱。水聲之潺澗。可坐而有之。先生日夕賞玩。欣然意會。謂此足以頤養性靈。而為求壽之資。因取魯頌樂泮之詩。自名曰錫難老之軒。竊惟先生早歲。託司成林公之門。大肆力於斯文。學術深厚。道器端凝。鬱為天下儒宗。自列戾以下。爭師事之。門下之士。往往參署大官。而先生獨安

於籍外之分。漠然無所動於中。若將終身焉。乃今際會
國家維新之運。而蒙大君特達之知。於是感激就職。
然齡屆古稀。則報效之不久。亦不可不虞。是此軒之所
以命也歟。夫壽者衆人之所欲也。苟可以人力得之。則
天下誰不求之。是故或有息思慮省飲食。務吐納者。而
竟不可得。何則。率皆出於一己之私願。而非天之所佑
矣。顧者國家世族朝僚。不乏文學之士。而所以特起
先生於籍外者。豈徒也哉。洵有以知先生道德之純。與
文章之懿。實然非儕輩之所企及。而欲益振起斯文。以
育養一世之人材也。先生苟能體其意。則老病之頓至。

而餘命之無幾。豈不一大憂事乎。是以欲得永存以圖
報效者。真情之所發。而一歸於愛君奉上之誠。則是義
理之公願也。已。豈若彼庸人徇一己之私願。叨貪長生
者然哉。况今國家景運至治之澤。覃被於寰宇間。於
是天乃生若先生者。使老其材。重其望。巋然獨存。為斯
道之棟梁。以鳴人文之隆。則熙朝極盛之會。將於先生
乎。是賴焉。讓熟觀於天人相與之際。乃知難老之壽。固
天之所錫先生也。而先生之公願亦相符。其享期頤之
年也。有如執左券而得之者矣。然而翁鬱之樹。潺澗之
水。方為先生頤養之具。則此軒之助天成功。亦有不偶

然者焉。讓辱教於門下有年。區區之私祝。不敢後他人。異日果有先生壽筵之設。則將謀所以侑一觴也。姑記以俟之。

遲遲園記

中島君雪居嘗治園。移植二大松。因命曰遲遲之園。蓋取諸范魯公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詩也。夫魯公與宋祖比肩仕周。遭逢事變。一旦定君臣之分。立危疑之地。而有不自安者。時從子杲。不察其意。欲倚公以遷秩。公乃作此詩以喻之。良有故也。今君遇盛明之際。備世襲騎士之負。則宜無躁進之念。而有取於此詩。何也。蓋

自古有志之士。即物寓意。率皆在古語之一節。而不必拘其全迹也。君亦特取其遲遲之義。以為終身之誡耳矣。凡事敗於急遽。而成於遲遲焉。譬之行道之人。見乘舟者之近而逸。則爭赴之。未嘗不笑就陸者之遠而勞也。殊不知乘舟者。動輒有風波之虞。而就陸者。徐行不已。既得極其所至焉。然則急遽之不足恃。而遲遲之為可尚。亦可以見矣。聞之南北市尹屬騎士。有五十名。而各分職掌。其參預獄事者。最為遴選。而君夙與焉。其就職以來。用心周詳。慎密防請。託伸冤抑。濟人於冥冥之中。以為報效之圖。及其退舍也。時寄情於繪事。悠然自

得齋詩文鈔卷三
娛間或托聲詩與騷人墨客互相唱和以為永日之計。如此者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是其所為皆莫不本於遲遲之義而其綜理之周密與襟度之洒落並行於一身之上。則其有得於松者亦多矣。嗟夫與君前後居職者急遽從事欲以徼一時之利而自取破敗至顛頓狼狽不可悔者比比相望也。君獨拔於其中介然特立著廉能之行而得盡風流之樂則其賢不肖之相距何如也。昔者漢于公為東海獄吏多陰德至其子定國果為大官蓋為善之報發於遲遲者而今君殆有彷彿焉。乃知家道之隆固不止於此而有與彼二松比榮者必矣。吾

亦將見之於遲遲之後也夫。

順正書院記

京師新宮君涼庭嘗創一書院於南禪寺之側以待來學之士招延講師數輩使諸生有所質正歲付貲若干以供其費用既而來就學者日月漸盛往歲鯖江侯尹京時君特受眷遇因咨諏於侯名曰順正書院云。頃日介櫻井伯蘭求余文以記之余嘗聞其事而艷贊之記文之請固所不辭記曰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因順正以行其義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蓋合此二典而命之名者也。夫人性皆善而有氣質之累是故自非

上智之資。不能無蔽於物欲矣。於是乎學以講求之。變其性之偏。使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悉順行其義之正。而及其久。則德性凝定。凡莅利害禍福之際。無所動其心。至於順受其命之正焉。由是言之。學之為道。始於記之言。而終於孟子之言者也。君乃以此望來學之士。則來學之士。亦可不以此自勗乎。且夫京師人文之藪也。四方游學之士。各齎資用。來就師塾。以得達其志業者。大率皆是也。然其間雖有志於斯。而或逼於貧窶。不能出其鄉里者。亦何限矣。若然者。及聞君之有此設。駸駸然環向之。不出貨財。而得成其業。與富厚子弟同科焉。

則為之父兄者。亦豈不感戴於千里之外乎。抑君以醫為本業。其平日瘡人之病。而躋之康壽之域者。不可識其為幾數也。今又推其餘。而及此。遂亦使變人之性。而納之順正之道。則其為仁何如也。昔者范文正公。官達之後。置義田宅於吳中。以為調族之計。夫文正身居有為之地。調濟一族之微。固不足以言。而千歲之下。傳為美談。今君不過市井之一醫耳。而其仁遍及於四方之士。如此。比諸文正。有不多讓者矣。嗚呼。君子樂成人之美。是故雖一事之善。必記而不遺。况於此一大美事乎。是余之所以喜而記也。

古木魚記

寬永中。天草四郎修耶蘇教。煽惑愚民。聚徒三萬。據島原古城而反。勢稍猖獗。西州騷然。國家擇帥。遣板倉內膳正重昌率師討之。不克。乃使松平伊豆守信綱繼之。與西諸侯戮力進勦。賊徒遂屈。悉就禽滅。當此之時。有石谷重藏貞清者。前後督軍。功尤多焉。城陷之日。其所蓄器械資糧。官盡收之。中有一古木魚。石谷氏獲之。及東歸之後。付諸其香火院玉川泉龍寺。至今傳而藏之。頃者。寺主介人求余文以記之。夫四郎置天主像於荒神洞以事之。方其舉事之時。此器蓋係禱戰勝之

用。及其一時得勢。亦必以為有冥佑焉。殊不知其敦倫反道。天人所共怒。非祇神之所能福也。至其罪惡貫盈。而不免斧鉞之誅。天下之士。至今惡之。不啻蛇蝎鬼域。而此器實係其所用。則觀者以為不祥之物。固不待言矣。雖然。後之人。因此深自鑑省。而慎其所擇。則豈不為善之津筏乎。夫善人遺器。奉以寄欽慕。惡人遺器。存以備鑑戒。其事雖異。而其歸未嘗不一也。古人有言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見善惡相師資。而教戒亦行於其中矣。當時石谷氏不破壞此器。留以貽於後者。其用心蓋在於斯也。凡事久則失其傳。

寺王之欲及今記以存之其意亦遠矣哉。

諸葛武侯論

諸葛孔明事先主以詐力而事後主以仁義其故何也。蓋賢主應事無窮雖有一時之失而亦可以收之於他年庸主不計可繼而失持重之守則將有異日不可救之禍。孔明有見於此而二主之世異其所為以制其宜者歟。夫孔明之見先主也首說跨有荊益可以制天下。方此時劉璋闇弱庸劣不能守益州我不取之則人取之必然之勢也。不如我取之以為一時之資其事雖涉於詭道而區區之小節不足以換我大計其所慮果不

愆於素而漢統立矣。尋會先主之崩其業雖不終可謂收一時之失於他年也。及其輔後主則不然務培養邦本訓士卒課農桑制器用先用兵於南方而除內顧之憂稍為保存之計欲以持久疲敵而其征討經畫既定矣。不幸身死其事雖不遂能計可繼而不失持重之守欲大有為於天下之略可以見其際也。嗚呼仁義有時不可以用之而詐力有時可以用之苟慕仁義之空名而用之賢主創業之時則不能以興國徒尚詐力之易為效而用之庸主守成之日則必至於亡國故賢者之計事也隨主之賢愚權時之可否終始不失其宜是孔

明之所以為兩得也。當此時。假令伊尹太公處之。亦不
過如此而已。苟使先主之崩。與其身之死。微遲歲月。則
必有得志於天下。而其豐功盛烈。照耀後世者。豈止於
斯哉。蓋天命一定。而不可以人力濟之者。洵可惜矣。或
謂凡舉事慎始。孔明雖賢。失之於始。宜其事之不終也。
是大不然。今夫尺寸之魚。困於蹄涔。苟欲活之。必先移
斗升之水。可以助其噉喙也。若必謂激江海之水以活
之。則水未得。而魚既死矣。然則非求活魚也。求殺魚也。
論者之言。其類此者夫。

寇準論

君子非立功之難。而處成功之難。夫天下之變。起於忽
卒。小人作愕。不知所為。當此時。奮然獨任其責。有以經
畫而處置之。則衆人孰不委之。此所以非立功之難也。
及其成功也。驕伐之心易生。驕伐既見。則衆人孰不惡
之。此所以處成功之難也。且夫小人之於君子。當其平
居無事之日。猶且排擊之。况其成功之後乎。為君子者。
持之以約。守之以謙。恒引身而退。如無所能於其間者。
則幸得免於禍矣。若不然。彼之怨毒益深。其勢不以斃
之。則不已。自古大臣君子。有功勞於天下。而往往不能
其終者。未必不由此矣。嗚呼。小人之禍。甚於毒藥猛獸。

若之何可不思所以避其凶害哉。宋寇準澶淵之役。決大事却契丹。而其後斃於小人之譖。迹其所以然。亦自致之耳。蓋準為人剛銳使氣。加之挾立功之大。其輕視同列。不異兒輩。遂至使真宗臨軒目送。則王欽若之徒。豈頃刻忘準哉。昔者丙吉之於漢。奉宣帝於幼冲艱虞之中。而自帝之遭遇以來。未嘗口道前恩。郭子儀之於唐。削平安史之亂。而再造天下。至其位極人臣。亦猶以游宴自累。混迹於庸流。是皆善處成功者矣。夫以二子之勤勞功績。其所為如此。雖時有小人。而不必致怨毒也。今準藉一功之餘威。其所為如彼。其所以至此。非不

幸也。使準以二子之所為為法。則其濟天下。豈止於斯哉。惜乎計不知出於此。而不能與古人比迹也。史稱張詠一日謂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乃讀之。至其不學無術。笑曰。此教我。也。夫詠一世碩儒。其學固優於準矣。然準年十九。明春秋三傳。以宏詞科登第。豈得謂之不學無術乎。蓋霍光驕乘之禍。以驕伐致身後之戮。詠亦恐準之或如此也。故先事規戒之耳。準不求之驕伐。而求之不學無術。則失其旨甚矣。抑又思之。詠與準親善。何不面陳其失。而用冷諷之為。乃知準之悻悻不易當。雖在朋友之間。有不得不然者歟。其受禍之原。亦可以

見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為功臣驕伐之誡。

伏齋丹羽君墓碣銘

白河藩致仕伏齋丹羽君。以病歿於江都麻布邸舍。嗣子成德。自白河來奔喪。限於藩制。不能久留。二弟貞雄。良翰。代襄其事。余昵於良翰。故嘗與君相識。於此二人。胥議求余文以表其墓。乃敘其行件曰。君諱成功。稱久馬右衛門。伏齋其號。濱田藩小寺伊野母諱則廣之第二子。出為丹羽富右衛門諱成明之嗣。年甫二十二。蔭仕。後襲祿二百石。尋命為火器隊長。又為持衛弓隊長。先是隊卒慢不奉法。君莅職。反覆告諭。遂皆遵約束。事

聞。特蒙賞賜。入為近習頭。侍光覺公左右。時公尚幼。夏月步內園捕蟬。君進言曰。夏蟲命短。是可憫。今乃捕之。以為嬉。非人君養德之方也。公竦然聳聽。君益感激。以輔導為任。最後擢為典用人。兼理民事。別加賜粟五十芑。君乃條上數事。皆獲施行。恒用心於民瘼。隨歲之豐歉。以制其宜。是以國度不縮。而民租常寬。既而君有病。辭職。遂優遊自恣。或垂釣。或往來子女之家。得以樂餘年焉。君為人狷介自守。性好讀書。以得大義為要。常自慨然。思欲達諸施為。以圖報效。故歷事四世。其間四十四年。所在皆以副職著稱。晚而屬侯家多故。又有

行齋詩文集卷三
官命移封。群臣各自懷異議。而君獨維持於其間。終始不渝。多所裨補。上下倚賴之。故及其去職。則雖嘗與君乖異者。咸莫不惜云。嗚呼。自世道之下也。士大夫率皆以媵媼柔媚相尚。靡然成風。而求其志操之確。事迹之偉。卓卓可稱道者。其有幾人。則若君者。所謂空谷足音矣。豈不可嘉尚哉。君疾病。遺囑子姓曰。異端之教。吾所深惡。吾死之後。莫用浮屠之法享我也。世之祭先者。徒知不啖肉為孝。而不知修其身之為孝。汝輩方祭我之日。啖肉固可也。但勿忘修身耳。言畢溘然逝。實天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得齡七十六。寔於麻布妙善寺前。

配即成明女。先歿。後配秋田氏。育五男二女。長成德。稱英二郎。家督。次白圭。稱鐵三郎。嗣藩士淺倉氏。殤。前配出也。次貞雄。稱助九郎。承舅秋田氏之後。為矢田部藩老。次次篤。稱轍。嗣須長氏。為高槻藩老。因病辭職。歸休齋。次良翰。稱總兵衛。嗣服部氏。亦為高槻藩老。女長適藩士酒井。與左衛門重樹。次適秩父土豪笠原源八郎。為仁。後配出也。孫男女若干人。銘曰。所學斯履。克秉忠直。夷險一節。不懈于職。遺訓可誦。永世維則。托之貞珉。風霜不泐。

幽山水野君墓銘

筑前藩幽山水野君病終於江都赤阪邸舍天保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也釋謚諦教院距生明和八年七月朔得庚六十七寔於城西四谷長安寺先壠之次君諱直據幼稱要藏既長賜名源太郎後更總左衛門又更賴母幽山其晚號本姓井上氏襁褓出為水野總左衛門諱直則之義子天明元年初蔭仕後襲秩五百石累歷數職享和三年賜歲俸粟五十石文化三年進大目附十二年列勝手方用人之次別賜三百石文政元年奉命赴筑前遂至崎陽綜理庶務還江都擢用人仍攝勝手方增賜二百石併本秩為千石八年加食本秩五

十石十三年又加食五十石天保七年以衰老乞致仕有恩旨不允其翌年上表重請藩侯憐而許之特敘舊勲賜月俸七口以終其世君賦性敦厚莊矜自持歷事四君五十七年及其陞顯仕常以濟物為志嘗會藩國凶歉士稟不給乃建議恤士之法事獲施行上下多所依庇遂著為典此可以見其概也至退休之後則放浪自適或僑寓於外唯以品茗插花為消遣之具不知是日之在虞淵也抑夫列國執事之臣大抵長於秦養狃於驕侈往往至以債事而施設適時終始不變若君者豈可不謂士林之秀乎宜其被服邦寵而隆熾家聲如

此也。君娶森氏。先歿。後娶村山氏。舉一男二女。男某。天長女。適中島氏。養白河藩宰川勝氏之第六男承嗣。曰直温。以次女配之。孫男女若干人。頃者直温眎狀求表其墓。余素識直温。雖不見君。猶見也。敢不錄其平生以信。來日銘曰。維此元老。事國忠純。志存弘濟。衆戴其仁。天乎錫祉。克昌家門。士之楷範。永推斯人。

村山賢娥墓銘

筑前藩村山氏之娥。以天保八年丁酉五月十日病歿。父本藩儒官伯經先生。母為備前儒官井上四明先生之女。娥年甫十八。擇為瑤津太夫人之侍嬪。既而少將

公親生母君。愛娥之為人。請於太夫人。擢為本闈侍嬪。文化九年壬申三月。進司鑰嬪。十一年甲戌十一月。君夫人二條左府公之女。至自京師。時娥在西筑。奉命東上。初謁夫人於天津驛。遂陪瑤輿還都。為副女監。累遷女監。天保紀元庚寅之秋。得病不堪職。內廷特敘其舊勞。賜月俸三口。養於家。爾後不敢出門戶。清掃一室。以國歌自娛云。娥為人柔遜清淑。任使內職。殆三十年。屢往來江都西筑之間。宮廷之事。無不熟洽。及其為女監也。躬自勸勵。倡率諸嬪。而宮廷之風。一歸於正。前後賞賜不貲。終身之俸裕如也。夫今時仕女。多歷數家。去就

無常。視主如傳舍。而娥獨奉仕本邸。終身不敢抱他志。况其行實之懿如此。豈易得哉。是則可錄也。娥初名蘭。後更筆。更須磨。更村山。更關尾。皆賜名也。最後薙髮。自號桂壽。距生天明六年丙午七月十七日。享齡五十二。塋於城南澁谷祥雲寺。項者。侄道賢來乞余文以表其壙。乃敘其所聞。係之銘曰。維娥淑德。仕女之儀。奉職純一。間政是維。情性所注。燦有歌詞。斯人雖沒。令譽永貽。

吉田宗之墓銘

是吉田市右衛門宗親長子。市三郎宗之之墓也。母為荻野氏。維吉田氏世居武之下奈良邑。自先世以來。以

賑恤為志。澤及近郡人。屢膺官之褒典。余與宗親相識。嘗至其家。因見宗之。後宗親携出都。又見之於其旅舍。其言辭動止。克肖類乃父。而知其為克家之子。有望於他日也。嘉永三年庚戌正月晦。痘殤。塋於邑之集福寺。距生天保七年丙申八月十四日。得年僅十五。痛可勝道哉。余乃應宗親之囑。表其壙。係以銘。銘曰。吁噫積善之慶。果安在哉。何其生之促。而命之微也。然凡人事之所必。猶且不能無違。况死生之變。固非人所為。而天定之數。有不可辭者。蘭蕙欲茂。而霜露萎之。人之不育。究竟如斯。歿壽雖異。後先同歸。集福之域。松桂交枝。一

杯之土體魄于依。

書重刻通鑑學要後

嚮者孫山侯世子欲重刻通鑑學要詢諸其臣金森明庸明庸為愆忠之因命幹其事令儒臣菊池履池田真校之業裁及半二子相踵病沒乃屬余竣之因旋加訂正訖今剞劂告成夫涑水紫陽之為編照耀萬古而天下莫不崇奉焉第卷帙浩瀚人或不易獲斯書學二史之要節縮以成編其敘次簡明瞭如指掌則有不必待二史者世子之嘉惠士林於是乎為鉅矣抑夫二子之於斯書執勞於其始而忽焉為隔世之人不及覩其成

洵可悲已故余署顛末於冊尾不敢沒其勞云

跋菱湖翁行書千字文刻本

卷翁菱湖行書千字文刻成乃署其帖末曰夫以書名家者歷世不乏其人而率皆以其所長著稱耳至其具諸體而備眾善則古昔已寥寥然况近時乎翁從事筆硯有年上自漢晉下至唐宋其間諸家莫不優遊浸漬摘其精華而祛其斑駁是以及注之於手則奇正變化縱橫百出使人不可端倪而諸體具焉眾善備焉固非以其所長著稱者比也宜乎其書名之藉藉於一世也嚮者八分及楷草千字文陸續上刻後之欲學書者併

此帖臨翫之。雖不親奉其教。而亦將有所得矣。則此帖之有德於後人。豈尠小也哉。

坤齋詩存跋

嚴儀卿謂詩有別才。非關於學。此語一出。讀書作詩。歧為二道。往往以空疎寡陋之學。求工於字句之間。其原本載籍者。蓋或鮮也。自古善詩。莫青蓮。少陵過焉。而青蓮其初讀書匡山。十有九年。少陵亦有句云。讀書破萬卷。夫以李杜之神才。猶且資於讀書如此。後之學詩者。不問李杜之正路。而欲託於儀卿之邪徑。豈不謬哉。西島君蘭溪。以儒為疇業。經傳史乘。固其所夕之所講論。

乃至稗官小說。亦皆莫不該串。以其緒餘及於詩。故其為詩。意之所到。筆能隨之。即眼前瑣事。人所不能道者。一以清新纖巧出之。而別具一家之妙。固非近世詩人。之所企及也。君著書如千種。若其詩。則田園雜興。江湖放吟。往既紋梓。今又有坤齋詩存之槧。世之讀此編者。苟具隻眼。必知吾言之不謬矣。

亦嘗題牧野天嶺書帖後

右酒德頌一篇。牧野信卿。在越之新發田所書也。州人白瀨貞卿者。見而心醉之。請鏤諸版。夫越之為州。有崇山峻嶺之險。加以瀛海之壯。其土壤衍沃。不讓周原。

比之蜀漢。豈啻雁行。蓋天地清淑靈秀之氣。於是乎鍾焉。信卿游其間三年。開豁其眼目。而融化其性情。故及其發諸楮墨。則視前日有加。宜使人悅之如是也。顧余亦嘗經其地。著北道游簿二卷。以述其游蹟。然文詞謗劣。不足以副山川之勝。今對此卷。不覺冷汗之浹背也。

題蕃山先生真蹟

樹密茅檐古。荒烟野水濱。遙看濟川者。應是此中人。此詩蕃山先生所書。蓋其自作也。其幅素綾。豎可四尺。而行書二行。款有伯繼二字。印文亦同。我藩老臣橫山君所藏也。抑先生用力經濟有用之學。而詩之不朽。則非

所事故也。唯其筆勢雄偉豪放。有神龍躍空之態。又有渴驥奔泉之狀。殆乎不可方物矣。夫書心影也。就其點畫。以推其所存。則其為人之概。可以見。而此幅之非贗手也。必矣。然余猶借歸。以質諸佐藤博士。博士亦以為真迹。余數觀先生短簡書牘。而若此幅者。始逢之。乃撰數語為副。以還諸橫山君。

題詠史詩卷後

新宮君涼庭。善醫兼通文學。聲名藉藉於上國。余欲一覲以罄平生。而東西睽隔。不得如意。往歲入京。一訪其廬。而會君不在。時行李匆匆。不能重訪。至今遺憾何已。

頃日櫻井伯蘭東來。君託其所自書詠史詩卷一軸見
脉。余反覆通讀。乃見命詞高迥。論斷古人多不失權衡
之中。而布字有體。筆畫道勁。雲烟流動也。自非其中浩
然有得。安能到於此哉。於是益嘆盛名之不虛也。夫詩
發於性情。而書注於手腕。觀之猶見其人也。披展之際。
殆有把臂一堂之思焉。向之阻焉以為憾者。雲散霧消。
不知所如。而其為快可勝道哉。乃跋其後。

越海漁蓬跋

上毛吉田梅齋。以鍊筆游於粵後。于茲八年矣。其間所
交人士。苟有好韻事者。則得其墨蹟而裒之。積年之久。

遂成五卷。名曰越海漁蓬。頃日梅齋入都。携來示余。余
披而閱之。凡載於紙上者。蔚然可觀也。夫四方游歷之
士。大抵仰給於人。而不思所以報之。至甚者。則誑誘其
子弟。而成父兄之累。故往往使人厭棄矣。乃今梅齋在
粵之久。不使人至此。則與尋常游歷之士。固異其科焉。
况傳其相識人士之墨迹。欲以揚於一方風雅之美。則
其用心之厚。亦非尋常鍊筆者流比也。嗟乎。人不能自
顯。而得人以傳。蓋粵人之風雅。待梅齋有以布於世。而
梅齋之為人。不啻一鍊筆者。亦藉粵人之風雅。而昭然
益彰焉。則可謂兩相成美也耶。茲署一言於卷末。以還

之

御嶽游記跋

岩瀨君蟾洲奉旨督學甲之徽典館一年既歸垂眎一帖子曰吾在彼之日得略探近府山水而御嶽之游為最故筆而存之即是也。讓受而讀之。蓋御嶽在府之西位。而崇高邃奧。實為州之一大靈區。其登降之所歷。自停雪山。以至沸玉泉。一十四境。莫非瓌偉特絕之觀。而一一記述之。又每境寫其景以副之。有能得於江山之面目。而使人如置身雲嵐泉石之間。何其快也。抑甲之山水。往往散見於前輩文字。而舉御嶽一境之勝。萃

於一帖之上。未有若斯之詳備者也。豈山水之靈。有待於人歟。昔者柳子厚為永州司馬。永之山水。自鈇鉅潭而下。發剔無遺。悉驅而入清峭秀妙之筆。使人想望其勝。而後之作記者。奉為準式。乃今君之於甲。殆有相似焉者。然而方盛世右文之時。為國家教育一方人士。因得出其緒餘以從事於此。則比諸子厚之處。遷謫愁苦之地。而纔託於彼以自慰者。其幸不幸。不可同年而語矣。味其文詞。氣象和易。雖一日之游。而未嘗不致意於國家之恩遇焉。後之觀此帖者。其亦有以感也夫。馬之蹄嚙者善走說。

得齋詩文鈔卷三
昔柳公綽廐馬害其圉人。公綽殺之。或曰。良馬可愛。公綽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此事相傳。以為美談。余獨疑焉。夫公綽之馬。其材不可得而知也。而或以稱其良。則非駑駘也必矣。其害圉人者。蓋有蹄齧之累焉耳。然馬之有蹄齧。其中之雄凌壯狡。發泄於外者。而其材可以負重致遠也。故善圉人極其養。而良御者把其策。則步縱馳騁。無不如意。其捷一日而千里。可與騏驎較其能也。若夫畜之不盡其力。御之不盡其術。則不為其所害者。蓋鮮矣。乃知公綽之馬。有逸群之材。而圉人之養。有所不至者。公綽不省所以養馬而殺之。區區之意。不過

報圉人之仇耳。無知禽獸殺之何益。不如畜之以全其性。使盡其材也。若以蹄齧者常殺之。則天下竟無馬也。今夫非常之士。其功過相掩。猶蹄齧之馬。苟為之上者。以公綽畜馬法待之。則凡庸樸遫者而可。豈能盡士用哉。

男謙校字

竹口真高錄

竹口真高錄

題得齋詩文鈔後

佐藤大道一齋翁。舊相識也。其弟子長戶士讓。新相識也。士讓庇林祭酒之門蔭。而立一齋翁之籬下。與翁名如同門兄弟。而其實為師弟也。予少時游江戶。識翁于祭酒之寮舍。是為識東方人士之濫觴焉。至今憶之。殆五十餘年前矣。士讓之入京。僅為七八年前之事。懇訪予。傳翁之言。致翁之意。翁之不渝于故舊。實出望外。

予亦託言士讓。以謝年來簡書信之罪。又託以寄詩。則翁亦託詩士讓。而見酬。士讓受二託於中間。周旋不憚其煩。洵可感也。蓋翁與予之交際。前此則東西睽隔。茫茫雲迷。繼此則天涯縮地。不待魚與鴈。藉士讓之口與手。以聽翁言笑。是得新識之扶助。而了舊識之因緣也。近時東方有名人士輩。悉皆凋謝。特極老極榮者。莫若翁也。尋而榮者誰耶。予遙卜以士讓為頃日。將

刻其所著詩文鈔三卷。千里寄其稿本。見乞一言。予受而讀之。果是才學識兼備之詩文。非可與世之浮華無根之文字。同日而語也。予嘗讀翁之詩文。而今士讓之文鈔。頗覺與翁之體裁髣髴相近。其弟子而肖類其師。固所不怪。惟高古老熟之妙。在其師。而雅健流暢之美。在其弟子。至各有曲實。不失倫理。則一而二。二而一。予不復能定其妍媸也。乃濫目曰。元方季方之人。

行齋詩文鈔跋
品為二難。宜評彼兄弟。大道士讓之文章。為一體。宜止此師弟耳。是為跋。

嘉永壬子夏六月春樵隱士琴希聲撰



藍梁闕研書



書得齋詩文抄後



實德翔於中而英華彰乎外此之謂文也者各發其所自得本色而切世用發人心而已矣造語巧拙每口殊異固非所輕重也勿論於六經四子皆罔物成務雖如老莊管晏刑必從橫家莫能各述其指得千古不拔之見是以其言的切而精彩闕示裁

不佞於世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者豈不在於茲乎今世所謂文人者
則不然率多喋々辯海高談倫理
經常而好空不能自顧或詭說滑
稽陽擬淳于髡東方朔而陰為使鬼
怡婦見利忘義女工復者為法如是
類滿多眩然雖足怡俗眼本之則一
影響勦說蓋頭竊尾極力裝緝醜

態百出精光掃焉磨之玉卮無常雖
義守其將何用其廢棄湮滅可立俟
也不論以流弊者其士讓乎士讓滑牙
漁防能治室家之教子弟長男未弱
冠而學術制行如成人室門緝睦廢或
冒言其教為文辭者雖容而學教平
淡而切至皆出於其實際為庶乎
所謂不朽者吾嘗於友中特推士讓

若以此故也。頃者其詩文抄刻成，凡示
固序一言于卷末，使後生志於不
朽者，知其所從事焉。

嘉永壬子季夏

昌谷碩撰



中山直道書



14739
世
山

